青野謾輯 一

青野謾輯卷之一

自光海廢 大妃至其末年

許筠使其徒金彥湜投匿書於慶運宮使人發告其中作上之語有不忍道者又爲飛語曰此匿書意者某某人會于三清洞而爲之先論趙希逸安置于理山將起大獄上爲之驚愕召大臣三司大將訊之首相奇自獻曰此奸人嫁禍之計必無他爭之不得明曉遂以匹馬出城直抵江陵山寺臥不起上不能獨運遣承旨李弘胄召之自獻在江陵上劄極陳匿書之變自有爲之者意寔指許筠也上心亦稍解事遂寢（申東陽所撰清[illegible]堂記事）

筠與爾瞻合謀号嘯無賴之人鄉曲丐兒日聚其門資衣食具伎巾服日進不道之疏丁巳秋李乾元韓輔吉等直作 大妃號爲討逆自是許筠開門設廳手自具疏增損爲文日六七上又令館学生伏閤請廢

奋不顧身誓以一死真所謂一柱擎天者云云 同上

鄭澔疏曰每聞廷臣之朝賀於 大妃私自慷慨而咄咄者久矣忝名尒解累足入京聞兵曹判書臣柳爾奋不為肅謝於 大妃殿此乃貴感之卿倡義之大者一為社稷賀也一為朝廷幸也微臣處世之道豈讓於爾奋哉今於覆試冒忝司馬則竊擬放榜之後決不謝恩於慶運宮定是非於一時扶綱常於萬世伏願慎勿留中亟下政院咨詢予大小臣倘罷慶運宮朝謝之舉而仍命有司推覈其前後黨惡護逆者次苐科罷則紊紀自懲頹綱亦張云云澔嶺人仁卯之近屬云 同上

韓輔吉朴夢俊薛朮仁韓天挺等疏曰甭瞻稍知義理力主討逆之義然其所討者末也其本則不知討爲晋楊駿之誅也張華請依漢成趙太后故事去太后之号降其儀物贊御以示不廢之意而本朝貞陵之事亦類於此張華名臣也博通禮典權時救乱亦一義也豈可少之哉

今若依張華之議去尊號去其官衛百官朝謁八道貢献俱令停罷分朝侍衛亦令輟去與一國共廢之而聖上只以私恩饋食問安俾終其天年則聖上終始之恩可以得全而姦究窺覘之漸亦可預防云云 同上

朴夢俊韓輔吉薛求仁等疏曰悌男之妻尚未正刑抑何故也若以爲婦人不能與知則任其行止令其自便亦可也乃爲之設衛置將如守大敵駭人瞻視臣等實未曉焉臣等聞諸道路之言悌男之妻在其家中設先王靈位於暗室朝夕拜祝怨詈君上咀呪萬端其聲徹於墻外守直軍士莫不聞知云然則其罪惡豈異於宮中咀呪者乎項日承旨任就正於引對之日請急處置悌男之妻者實由於此伏願亟令有司斷以常法置諸自盡之律亦去禍根之一助也先王末年譯輩怨國多以不道之言密譖於中國將官戊申年李成樑郡縣之請實譯官之言而爲此凶說臣請明飭諸譯俾不浪說國情於唐人仍於使臣之行

百官聯名呈文于禮部以諸賊就討而悌男以國舅獨免王法宫中雖
有咀呪之變國王以慈宫之故待之加厚云云天朝上下必歎殿下誠
孝云云 同上

朴夢俊韓輔吉薛來仁等疏曰聖上以母子之恩不敢容議於其間只
以諸疏下于禮曹其哀痛不自安之意溢於不言之表堂堂一國公共
之議該曹安敢獨當哉其歷見三大臣力請收議百僚以去祆根該曹
之見甚合於理也為大臣者所當亟率廷紳以舉義之事諭之凡貶削
降黜之事自大臣行之而聖上則毫不干與以全私恩情禮之當然者
也首相奇自献退托不決終以該曹議大臣為啓稟裁然後乃欲處置
右相韓孝純媕婀顧望原任大臣鄭昌衍托以病不省事不荅一語此
無非欲推於主上而渠等以免首事之計云云 同上

徐棑疏曰亟以諸收之疏快示在朝之臣廣收羣議速撤分明朝朝謁侍

衛等事云云 同上

李璹疏曰項日儒生八人連上血章大義已於不可中心自献雖有推諉之跡觀其待罪之辭尚在餘地可以責其扶顚矣李爾瞻以該曺長官持儒疏歷抵三家極陳袪本不可不除之意亦可謂盡人臣之責矣惟柳希奮朴承宗非不知除袪根而一味退縮寂無一語臣竊怪焉 同上

丁巳冬李覺為大憲造長玉堂詡長薇垣直於府黙之論張喙向人以威脅之曰從違之際死生判焉公卿大夫惴惴無人色儒生散人亦皆逃避上以諸疏封下政府云云 同上

舍人柳忠立以門隙来啓曰封下儒疏九度初昏後往傳于領相奇自献處則曰今日日暮臣先献議往傳于右相云云即往右相韓孝純處則答曰方在呈告中精神昏憒不敢開見云云又以此意回報于領相則曰鰲城府院君蓬莱府院君皆在大臣之列令各司郎廳往議左相

處不可不謄送一本封疏開析使之傳送事稟于政院爲當云云且其佞
疏姑置都堂云故封置政府櫝中之意敢啓 同上
領議政奇自獻劄曰諸疏下廟堂臣本無學識適會乏人備員政府臣
若主張還爾府之國史記之曰某也擅府之云則非但得罪於萬世之
公議亦必爲聖朝之累矣聖朝亦必罪臣等擅府而不赦前日全諫只
爲各處之論亦未免削職今若有此事而日後或有請罪臣等者則雖
聖慈必不得赦之況今領府事臣李恒福左議政臣鄭仁弘在外前右
相臣鄭昌衍杜門不出今右相臣韓孝純呈病有日大臣之中獨臣在京
黽勉行公如此莫重莫大之事豈能獨自善處且癸丑年間諸大臣啓
辭時臣亦隨參其中有母雖不慈等語則不可前後異議也頃年李元
翼被譴時三司以爲朝廷本無此心而元翼老悖妄言故惡名於聖上
故元翼雖庚子年間盡忠於殿下之人而猶且不免得罪以去中外之

人皆言聖上有唐虞之行莫不欽仰大聖人之盛德也以諸疏之意見之則臣既嘗叅於癸丑年間大臣啓辭臣乃負罪之人而叅叨相職今已四年拯爲未安且嘗見該曹傳聞問安等事循例爲之臣叅爲大臣嘗在先朝見大學衍義張九齡當易樹時有不敢奉詔之語乃是抵死不奉之意眞德秀美之妄意欲效九齡嘗曰百官書臣字肅拜若易之則是教人以逆也因料此事與此一揆恐或致意不知自觸於罪臣之罪至此尤大諸疏汗漫雖不能詳記茲實無前之事驚惶罔措不知何以處之然後乃可以服人心而有辭於天下後世也如姜氏武后事未知其果一一相類而晉帝時楊太后事似是妄發豈可擬議於聖朝之世乎昔時張華以爲宜處別宮以全終始此則只如前日各處之論而已王昆等專主所之朱熹修綱目時取董養之言而書之其後果有五胡亂華之事眞德秀大學衍義略書曰董養遊太學升堂歎曰朝廷建

斯堂将何為乎天人之理旣滅大乱将至矣真德秀論曰至於母后亦罹廃無乃已甚乎天人之理於是掃滅此識者所以知大乱之将作也云今不可援以為例明矣張后則朱熹以李輔國之殺特書而顏真卿則粛宗朝貶蓬州長史代宗初除利川不拜則其時固未嘗還朝而資成之也楊綰傳亦無言及張后之事未知此言出於何書也閻后始爲殺帝之母中爲廃帝立北鄉侯終爲北鄉侯薨後又欲立他人其凶悖之事至此而司馬光資治通鑑取周礼謂李郃之言而書之曰昔瞽瞍常欲殺舜〻事之愈勤鄭武姜謀殺莊公誓之黄泉秦始皇怨失行久而隔絶感潁考叔茅焦之言復修子道書傳美之今諸閻新誅太后幽在離宮若悲愁生疾一朝不虞主上将何以令於天下宜察表朝廷令奉太后率群臣朝覲如旧以厭天心以答人望郃即上疏陳之明年順帝朝之云其時周礼之言非但不罪又能從之其亦可尚也已陳瓘太

丞之語亦是不為之意也如神德之事身後以空言處置之事今則每年寒食祭之亦非今日可擬之事也况今諸疏結語多在於天朝自壬辰以後我國凡事天朝無不照管况石尚書丁應泰趙楫李成樑等族黨亦必有存者若聞我國之有事則不無意外之患其疏恐有詰問之一款則大抵與臣所憂畧同天朝之人志欲無窮若乘此機恐不可以數萬兩為足也若或有如董養真德秀之言者則可不懼哉近年差屬譯官不送於天朝是為先見遠慮也疏中又有郡縣之請言之氣塞及鎮江遊擊可畏之言不無所見其曰咨禮部其曰告天子者正似蹈睡虎之尾而生事於無事中也伏願臨事而惧深思熟計爲臣意見昏塞欲納吾君於無過之地而不能自為主論謹掇司馬光朱熹真德秀等諸人之意敢此先為獻議此事至重至大極為難處之事疏者以推諉非臣以近日之所見言之則推諉者非獨臣而已也若臣議虛罔雖加

黜戮亦所不辭諸大臣其敢曰在家不知請問于李恒福鄭仁弘鄭昌
衍韓孝純等且廣收廷議而處之云云 同上
許筠等誘聚無賴之徒僞稱伎生相繼投疏先去秋本次治首相奇自
獻容護逆首之罪群議紛紜自獻不能沮遏倡發收議之論 同上
宋永緒疏曰諸伎血疏今已盡下政府則大臣即當聚會廷紳各獻所
見以收其議減削貶損自外行之殿下則自盡其廩養而已何圖大臣
反懷遷就之心疏劄之辭極其凶詭其曰專輒不道者所措甚秘不道
云者人臣之極罪也陷渠於不道則倡大論者盡是不道哉專輒之輒
字亦暗比於衛輒渠前欲侵李爾瞻則呈單有得賢臣置諸民具爾瞻
之語欲侵許筠則逃去之劄有何許人如許之辭此渠平生伎倆而今
則乃侵及於君上豈不悖且悸乎及伎疏到政府則不爲出令聚會百
官而乃敢先自獻議窮惟自獻平生所事惟以負君背國爲悪務祖宗

先王擴被惡名則不欲快卞其誣凶書投矢妖變將起則奚去為自免之計西宮生日衆皆不赴則獨往朝賀自誇為能事即今大論之發一味退托斬頭懸屍猶未快也云云 同上

金廷亮疏曰何不招李爾瞻李覺許筠李慶全任就正等五臣以定大議云云 同上

合啓奇自獻圍籬安置事入啓答曰予甚不幸遭此大變耳不欲聞不知所為深用憂悶此時豈可加大臣之罪以重予不德乎但大臣被論勢難出仕當此變危之時相職不可久曠遞差 同上

奇自獻云云議後仍坐政府會宗戚文武百官議云云未竟三司論自獻忘君護逆之罪請姑先安置極邊自獻見吏報而故坐收覽百僚之議歎曰廷臣若有數十輩執正論者擬此可以直陳群情之不同冀回天心如金尚容一隊亦不能抗義也耶宗戚儀賓與國同休戚之人亦阿時

好矣遂肩輿而出 清白堂記事
海崇尉尹新之仪賓不得與聞朝廷論議自是旧例故自前凡干收議
時不敢獻議之意曽已陳達矣惟在朝廷熟○達城尉徐景霌事係宗
社安危則爲臣子之義所當死生以之病癈已久精神昏昧與死爲隣人
所共知惟在公卿廣議處之○錦陽尉朴瀰人臣願忠天地常經第
念國家成憲仪賓不可與聞國政前後收議皆不敢有所獻議當此
朝廷大議更不敢容喙○張晩諸疏所論係是莫重莫大之事非瞭學
淺見所敢容議廟堂博考古事熟講善處○朴自興以姻婭共休戚之
人爲國之誠自倍於人廟堂廣收廷議而處之○盧稷莫重莫大之事
不可人〻輕論廟堂大臣與勳戚諸重臣相礭得宜而處之○綾海君具
宬宿病累年精神昏耗全不省事不得獻議○同敦寧金危孝年垂八
十疾病沉痼精神昏耗不敢獻議○分承旨睦長欽今此莫大之事非

小官所敢容議朝廷叅商義理善處○金墍令日之事莫重莫大非矇
淺之見所敢容議廟堂熟講善處○金蓋國〻家大計開散之官安敢
容喙京外諸大臣通議酌量一國公論而善處○驪陽君閔仁伯愛君
憂國之誠不後他人令日之事廟堂三司商議善處○尹毅立國家莫
重莫大之事愚矇無識何敢容議歷考往牒而善處○分兵曹叅議朴
思齊諸伩抗疏大論始尒一國臣民寧有異同廟堂大臣勳戚諸卿亟
定宗社之計以嚴討逆之議○分兵曹叅判李成吉諸伩抗疏爲宗社
大計至矣採草野之危言頒一國之公論亟與廟堂大臣勳戚諸卿詳
細討論早定大議○判尹尹銑得罪宗社憤極臣民大論旣尒寧有異
同廟堂大臣勳戚諸卿共議善處　柳希尒令此伩疏爲國家大計有
何別議　陽州君鳳壽濟州令獜壽亟除祅根以安宗社○茂林君善
胤凡收議之意可以東可以西之事未定其議欲收諸議者也今自西

宮謀危宗社咀呪凶軌之事亂國臣民所共憤惋者也自有處置之大義自献當大論恢張之日旣献不忠之議反坐都堂敢生収議之議使莫重大論稽滯至此孰不痛心乎食吾之君食衣吾君之衣苟非不忠之臣豈有他意於其間廟堂速亂大義處邪論安宗社以盡事君之道○烏川君鉤不學不識國家大事何敢與議惟在政府裁處○雲城君継男寧山君礼胤今日之議國家大事快從公論以安宗社○豐海君潛西宮之得罪於宗社神人其憤速令廟堂議處以安宗社○德陽君正忠胤此事欲陳者久矣况令朝野之間公議方張愚臣所懷亦同歸于此○巧成君植精神昏迷如此重大之事未能省詧以陳廟堂博採公論○永川君瑜諸位之疏陳欲明臣子之大義爲宗社之至計也叅酌裁斷惟在廟堂○蓬萊君烱胤草野朝廷公論旣発何敢異議○平昌都正萬壽國家不幸遭此前古所無之大變亂國臣民孰不痛心此

諸生之所以齊今也竊聞仗疏中多有歷亂古事者依古事而亂行以
安宗社○綾原君俌大論已今自有朝廷處置宗戚之臣有何別意○
西平守壤桑常語言不辨曲直況國家莫重大論何敢妄議考諸經史
詢于元老千載之後俾無異議惟在廟堂○慶平君玏今日之収議爲
宗社亂國之公論休戚之臣豈有他意○慶昌君珝諸仗之疏皆出於
愛君父之忠誠爲國家之大計況義同休戚者豈有他意○仁城君珙
伏聞仗疏無非爲君父忠誠安宗社大計況忝在宗班之後義同休戚
生死以之者之心猶後於草野諸仗乎惟在廟堂亟從公共之請以安
宗社○興安君堤仗疏連上庶民咸献亂國公共之大論以王室至親
討逆大議豈有他意文成君倢今此莫大之論未敢異議願從一國公
論○○順寧君景儉今此大論宗出輿情惟在廟堂亟去袂本宗社幸
甚○行司果黃廷祿左相鄭仁弘一代賢相讀書林下必有所見問于

左相處之○工曹判書李尚毅人倫之變自古所難而聖孝出天超越

百王欽仰盛德不敢容議廟堂博考前史熟講深處○宋英耇此事須

就義理上十分講究所言只此都在廟堂善處○司饔主簿成忻釀禍

西宮變生不測此臣子不共戴天之讐凡有血氣孰不痛惋大義不明

異論攙生令此亂措痛矣不早廟堂亟率群僚咸聚闕下泣血貢誠冀

回宸聽以安宗社○護軍閔聖徽(改徽)審恩義之輕重盡處變之道廟堂

處置得宜○司正吳翻國家大計非微末小官所可容議聖明俯採得

中之策務盡處變之道○文學韓暿典籍韓暇兄弟三人(暿照暇)曾在布衣

癸丑年間抗章討逆爲凶人罷嚴惺所搆陷以動搖國母得罪倫紀爲日

俱被停擧又迭上章疏請斬不已而賴天地日月照臨痛斥凶徒幾死

以生秋毫皆聖恩也爲君上爲宗社區區一念斷斷無他廟堂折衷諸

疏恢張公議以安宗社○宋碩祚令茲獻議之事草野公論如此微末

淺見亦不外此○直講柳洸前後儒疏宗爲宗社惟在廟堂折衷善處
○同知金玄成莫重莫大之事非衰耗昏庸之人所可輕議○行直長
鄭廣成素無識見莫重之事不敢容議○護軍尹耆獻大論已發更無
他意○司勇鄭虎臣君父之讐不敢共戴一天何有異意乎廟堂從速
處置以安宗社○蓬山君鄭象哲今日之事草野之公論蜂起朝廷之
正論既發則微臣一言固不足輕重於其間廟堂商量處之不敢有他意
○慶陽君李士棻諸儒之疏出於公共廷議之献亦無異同則從長善
處○折衝李檣嘉善文希聖折衝具仁垕無識武夫不敢容議廟堂得
宜善處○司勇金應河草野儒疏公論已發廟堂處之○行司直李曙
今日之事非迷劣武夫所敢容議廟堂得宜善處○前判官金汝純忍
戴一天將至十年正論之發今已脫矣大義所在豈有他意○前愽士
李遴自古 國家凡大小處決必在於大臣故大臣之議一定則自不得

不歸於定令此事无不得不在於大臣〻〻一與執政諸宰會于庙堂
參量可否處置得宜則紀綱嚴事体尊人心自定國勢可安矣不次此之
思每以収議爲事有若推諉者然大臣當事處決之意安在古語曰安
危在大臣須念此意毋以多問執言速爲善處○校理鄭洽人臣之義
莫大於討逆而朝廷者大論所在善處之道臣日望之○獻善郭天豪
輔德裴大維方張大論豈有異議○前持平洪克俟仗跪抗義正論恢
張私恩雖切大義難掩亟從群情俾安宗社○刑曹正郎権佔事係重
大非愽学聲見所敢輕議惟當詳定于宿德老臣廣詢於博学鴻仗據
礼考經熟講明辨終始慎厥与焉○捡閲安應曾正論已行更無他議
○礼賓正琴愷三司連啟章布抗章庙堂處置○掌樂正李弘烨曾有
章布敢奋大議令此処寧有異議○工曹佐郎朴選人臣爲國家宗
社之誠宜無間於爵位之尊卑而滿廷諸宰既已献議微末小官何敢更

議廟堂從長善處○兵曹正郎李用晋此大事次大議自古皆出於廟堂小官何敢更喙左議政鄭仁弘一生林下博覽經史講究義理當此之時捨左相其誰乎待其上來與在朝大臣商量善處○兵曹正郎吳允諧處常易処變難廟堂博考傳記商量善處○司勇洪振道莫重之事微末蔭官何敢輕議朝廷博考古事処置得宜○前司藝朴弘道西宮之變千古所未有之事臣有不共戴天之義孰不痛心曾於癸丑忝冒叅諫騎忝身討逆咀呪諸賊亦多討之則今於此論豈敢前後異之廟堂明大義安宗社○說書李慕賊君之詈不可臣事大義所在寧有異論○檢閱李苾達李葳西宮罪惡盈貫神人共憤正論章於萬口同辭待罪史局敢不直筆献議快從正論○直提學李益燁校理李岑李尚恒鄭遵修撰辛光業南溟羽尹聖任徐國禎博士趙裕善一循國論折衷情法恩義輕重自有所處○輔德鄭廣敬如此莫重之事非微末之

之官所可容議○司果尹履之 朝家重大之事非小官所敢輕議熟講
善處○司果沈讓此事至重至大有非小官所可容議廟堂更加慎重
能盡處變之道○典籍申栻伋疏既入輿論已定亟建大計以安宗社
他無所見○司宰正宋亮訒国家莫重之事小官何敢容議廟堂裁処
○工曹佐郎李明漢国家大事年小微官不敢献議○承文正字沈之
清自癸丑之後已知不可以母后待之〻義今者国論已夯為殿下之
臣者豈有異議承文正字韓惟翊此事重大有非小官所可容議善○
處之道惟在廟堂○礼曹佐郎柳淪承文正字柳潗下有不共戴之善上
有顧私恩之情惟在廟堂○承文正字韓允謙徽末小官何敢容議朝
廷博採善處○承文正字洪憲此事重大有非小官所可容議廟堂更
加慎重処置得宜○司贍奉事閔宣哲聖孝臣忠恩義兩盡而已○四
山監役尹衡俊所事在蚩壮松栢而已朝廷大議不敢与焉聖上善処

○分兵曹正郎李宗虎討逆天下之大議全恩一人之私情豈可以一人之私情廢天下之大義乎今當以議更無他議○舍人柳忠立今日之処変国家大計蔑学小官何敢容議商量善處惟在廟堂○礼曹正郎蔡謙吉国運不幸禍本尚在人理晦塞異議横生春秋大義泯滅将絶草野忠臣憤不顧身籲天累日尚稽正論衣君食君焉戴一天數其罪悪告諸太廟先降尊号次撤分司貢献朝謁今此急先務也○刑曹正郎尹珽之至微至賤之臣莫重莫大之事何敢軽議廟堂処得其宜○奉常叅奉金地粹惟非常之人能盡非常之道廟堂之上必有善処茲事者蟣虱小臣死不敢容喙○吏曹佐郎朝玉黄德符保全私恩在聖上處変大義在臣子折衷群議終始善處以盡臣子之道在於廟堂○判校李綏禄當国家大小臣民共公大論何敢異議○奉常僉正車雲輅西宮之事国人所知廣収廷議以安宗社○奉常主簿李再榮前

後伩疏既倡大論上自諸宰之議下至庶吏軍民之請無非為宗社至
計可見輿情公議更何容議○申湜国家莫重莫大之事固非人〻所
可与議相府博考善處況林下賢相為世蓍龜決大義舍此奚以亟請
召問以定衆議○柳希春忝在近屬厚蒙天地優渥憂社稷之誠萬倍
常情豈有下於疏遠之諸伩乎令此伩疏中云〻之事宲是国家莫大
之變礼如親屬中蔑学淺識雖或有一二談奚足為公議之輕重竊惟
此身既被鄭瀚倡義之嘲惶駭靡定莫敢容喙茅念窃有一得如此莫
重變礼苟非識通古今学駭義理者難可斷定左議政鄭仁弘以一生
林下讀書之人識見高明志慮堅確遭遇聖際倚毗隆重既負碩望方
帯相職必得其一言庶可以處大變而鎮辟議當此伩疏蝟起国事危
急之秋寧忍安於退藏不赴君父之急難乎特下温綸擇遣近臣中使
敦諭以赴難請變之義期於召致与之商確處變之宜以定国論○朴

承宗往年申景禧供辭有必殺朴承宗等語幸賴聖明置而不問身首
得全秋毫皆上恩也愚意宜以諸疏下詢在外時任大臣而處之○司
果姜璹立殿陛爭是非全諫之責坐廟堂論可否大臣之任而互相推
諉久而未斷固非微臣所敢容喙莫重莫大亂朝難處之議惟當依全
諫大臣之議從長以處○行判中樞李廷龜伩疏中有浹賊所引諸宰
請先誅竄席藁私室恭俟罪譴不敢偃然猷議 礼曹叅判尹壽民凡朝廷大議
有廟堂全諫焉似非庶局之所与議況素無知識又不解前代典故如
此係于宗社莫重莫大之事何敢出意見容喙○右副承旨朴昇吉同
副承旨白大珩大義至嚴公論至重人臣之道明大義倡論公以安宗
社○行都承旨韓續男右承旨李昌厚左副承旨金質幹處變之道著
於經史諸疏畢陳辟議同辭折衷以行惟在廟堂○大司憲李覺大司
諫尹訒執義林健司諫南以俊掌令韓泳姜𢡟持平鄭良胤金盼猷納

曹挺立正言李莛朴宗冑盡於合司之論無容更議廟堂速處 判决
事朴慶新 聖上有不欲聞之教不啻再三第大論已發雖在殿下亦不
得自由矣○韓昌君李慶涵此係宗社莫重莫大之事有廟堂焉有臺
閣焉備員廂局何敢容喙○吏曹叅判柳夢寅不能博通古今又不能
詳辦事宜況此朝廷莫大處變何敢容易嗚喙嘗聞古人有謂朝廷有
三一曰相臣二曰臺諫三曰侍從今玆大論自有此三者非備員廂局
者有所經權聽此三者酌古今之宜而處之○判敦寧閔馨男国家不
幸遭千古所未有之大變其所以處變之道非人人之所可容議有諸
大臣在焉況大臣之中不無林下讀書之人博考前史十分商確善處
人倫之變無使君父被議於百世之後○全有亨国家莫大之事非学
昧經術者所可臆定博考經史處之得宜○吉城尉權大任年少不学
矇無知識国家大事罔知所為不敢献議○晋安尉柳頔一善尉金克鑌

仅賓不得与聞朝論議旧例如此故自前凡干収議不可論議之意○
曾已累陳矣苟有所知孰敢不陳○福川君吳百齡令日之事莫重莫
大廟堂諸大臣竭力善処○李元燁李元燁大義所在正論同然爲国
之誠豈後於韋布○朴弘耇前後伏疏係于国家大事固非人人所可
軽議古語曰國有大事謀及大臣今者三公備位廊廟有人廟堂大臣
考往牒之事叅今日之爲務盡処変之道俾無後日之議○兵曹叅判
李德洞叅議鄭豈令此莫重大論何敢容喙廟堂大臣処置得宜○崔
璀莫重莫大之事謏識淺見何敢容議歷考往牒而善処○金尚容令
此皆疏所論係是莫大莫重之事惟在廟堂博考古事熟講善処○李
時發事係莫重莫大朝廷博考古史得宜善処○分承旨閔汝任令此
莫大之乱朝廷熟講以処○承旨俞大建大論已發廟堂処置○司正
全有馨令此大論既激廟堂善処○行司直柳永詢国家大事安敢有

妄議廟堂從長善處○尹暉莫大莫重之事非淺見所敢輕議朝廷博
考往牒得宜善処○朴東善國家莫大之事何敢容議朝廷熟講処之
○分承旨尹絅今此莫重之事朝廷量処○李光庭莫重莫大之事廟
堂熟講審処○行護軍李得元存亡之機莫重莫大廟堂善処○右尹
李瑗国家莫大之事老臣衰耗之言不足爲輕重而得罪宗社憤極臣
民伏疏連抗正論方激依此施行允合事宜○右議政韓孝純大論方
張朝議已定惟當裁処得宜以盡処変之道○漢山君趙振行同知柳
澗行司直趙有道西宮之変出於肘腋誠千古之所未有也今此伏疏
事係宗社豈有他意廟堂処之○刑曹叅議鄭逵西宮之変出於肘腋
誠千古所未有也何敢異議乎○左叅贊閔夢龍諸疏案出公共更有
何議○行司果李應星今日収議係國家莫重之事既有伏疏又有廟
堂三司處之得宜○禮曹判書李爾瞻有臣子不共戴天之大義有聖

上終始保全之私恩折衷諸疏惟在廟堂○漢川君趙趯韓平君李廣全
右叅贊李冲行副護軍南瑾刑曹叅判趙国弼西宮之変出於肺腑誠
千古所未有也今此伏疏事係宗社豈有他議廟堂處之○○行司
直許筠謀害°我君我之深讐々而拜之痛孰大焉全恩終始聖上之情亂○
義貶削臣子之責草野諸疏所見甚正依此施行允合事宜○○左尹
金闓議曰君之讐視父君父之讐固無輕重古人有爲父讐終身不爲
北面者謀害聖躬即吾君讐大義所在豈有異論況草野血疏明白痛
快伏此亂行果爲得宜○兵曹叅知鄭造曾於癸丑叅在言官適値無
前之変妄陳各處之論至曰母后內佐巫蠱外應逆謀得罪宗社自絕
母道今之臣子其將以國母待之耶蓋以西宮謀立已出陰害潛畜極
凶且慘衆招合符辭狀盡露此千古所未有之大変而宗一国臣民之
仇讐也今者章布之疏出於忿嫉而言不知裁亦不過爲君父爲宗社

也茅自古処変宜有其道酌權經叅是義納吾君於無過永有辭於後世使上下各盡其道惟在廟堂之善処曽所謂母子之間人所難言宗社之計責在大臣者也今當廣議又陳前見○李偉卿前在布衣与太学多士已陳短疏尹訒鄭造之論亦此也爰君斗血雖遭洪茂績等斷頭之請尚此輪囷焉茲當廣議何敢更有所納議（明倫録微官庶僚不能盡録）

時公家食於東岡不預朝者已五載忽大雷撼宇公愕然曰天其戒告之矣頃之樞府郎来以議公方病扶起命筆曰誰為殿下畫此計者非堯舜不陳古之明訓虞舜不幸頑父嚚母嘗欲殺舜浚井塗廩危逞極矣號泣怨慕而不見其有不是處誠以父雖不慈子不可以不孝故春秋之義子無讐母之義況為伋也妻者是為白也母誠孝之重夫焉有間也今當以孝治国家一邦之内将有漸化之望此言實為至於難纘之下哉為今之道體舜之德克諧以孝烝烝以乂回怒為慈愚臣之

望也議至聞者爲之髮竪或有泣下者即吏録公議至手戰不能下筆 白沙行狀北迁録合録

司果鄭弘翼啟議曰古昔帝王遭人倫之变者無如虞舜而能盡処変之道者亦莫如舜當其嚚母煽秋欲害舜者百計而舜恭爲子職而已馴致烝烝之美此其所以爲人倫之至也惟我聖上自在儲宮仁孝振聞国臣民咸仰錫類之至化而不幸遭値人倫之变群臣佐下風者不能賛襄聖孝齊美帝舜而乃議此無前之事臣窃惑焉伏願聖明遠法虞舜克盡誠孝両宮之間和氣藹然則一国臣庶咸囿於仁孝之化而聖德光于萬世矣 明倫録 ○光陽安置

軍器寺正金德諴引春秋及礼記仮妻白母之説草累百言及見文忠公収議歎曰吾所欲言者贅相已盡之無足更贅古人有請与范仲淹同貶之事是足一死矣遂啟議曰臣之一片愛君之心与李恒福鄭弘

翼一也北过錄

清風君金權獻議曰精神顛錯眩暈不省如此大事何敢輕議但納君無過微臣愛君之至誠終始全恩聖上處變之大德千載之後与舜并稱是區區之望明倫錄○初配江界後移務安而卒

司勇李慎仪獻議曰今此大論何敢容喙第念書曰必有忍其乃濟必有容德乃大凡事未有不成於容忍而敗於不容忍能容忍則事必無悔不容忍則事必有悔是故凡天下巨細論議必須先詧人情天理然後是非可得以知之蓋人情悅処則是天理當然之極也人情不悅処則天理不當然之極也今於莫重莫大至爲難処之事如無詧人情天理而率爾行之則是大不容忍也其関係極重且大不可不慎也諺曰覆水難收破甑不補今若朝廷論議萬有一失則後雖悔之其能益乎此水之覆而難收甑之破而不補者也大抵人之心即天之心也天之

心卽人之心也人心順則天理亦順人心不順天理亦不順伏願熟詧
天理快從其人情之悅服天理之當然則大舜乾坤復有今日矣惟我
聖上體大舜之心而行大舜之道則神人之喜抃曷勝言喩此國家之
福也伏願朝廷察之又察使聖上終全仁孝之德韋甚孤跡蔭官一介
此言固知當誅受鼇兩朝天恩罔極安敢括囊自保辜負聖上哉非
不知緘口則當生掉舌則當死國是紛紜不忍含默明倫錄○特命圍會寧籬安置
司果權士恭獻議曰天下之事知常易知變難常道人皆可論之於變
則非体道者不足以與此況肉食大臣謀之於廟堂則非么麽小臣所
可得以妄議也茅人君處事當法聖人漢唐以下事則不足法也古之
聖人遭人倫之變而不失其爲聖者以其處之得其道者也所謂得其
道者名曰盡此天理之當然而不害於時中之宜也今日之事朝廷反
覆商確參諸古今酌其輕重知之務合於人情宜於人情無一毫之未

盡然後可以無憾於今日有辭於後世同符於古聖人處變之道而不爲後世經情肆意之故矣熟講而審処 明倫錄昌城

僉知吳允謙獻議曰今日之処變能盡其道然後可以有辭於天下無愧於後世也伏願廟堂求古聖人能盡処變之道而爲法使聖孝益大聖德益隆 同上

仁城君 王子 茂林君 宗室 及甫瞻夢龍趙挺宋錫慶任衮尹粃等數十人主廢黙之論金權鄭弘翼金德誠李愼伋權士恭等執正論義昌君 王子 鄭昌衍李廷龜尹昉閉門不出翊聖亦以病不得出不能獻議如李光庭權盼等平居大言者亂皆回互依阿或曰自有三司大臣博採群議而処之或曰莫大之事惟在博訪而処之皆推諉不直識者尤恥之柳根知事將亦托以肴憤臥梶山不起而光庭沐浴出去蒼黃馳還竟參庭議物論嗤鄙之 清白堂記事

右尹金闓勒尒坊民大將李時彦調聚軍兵一時投疏上以示衆於光
海瞞以亂國不謀同辭下以示威於朝臣承其風旨無敢異議者東里小說
答合啓奇自献事曰予於此啓不欲知而累日煩執不得無一言也試
觀令日之事終始無辭反覆推諉不爲擔當但欲掠美者豈獨奇自献
哉大臣放故亦非輕律至於圍籬則過重休煩可矣明倫錄
大司憲李覺大司諫尹訒等啓曰自献之罪出於自住以其罪罪之初
非重難之事而聖上偏於私眷一向牢拒圍籬云云末減豈可付処而
止哉答曰付処圍籬同是流配不須仍論同上
合啓伏見李恒福等收議引虞舜処變之道爲言虞舜人倫之至固可
法也若以令日之事比之則大相不同虞舜匹夫也雖見害於嚚母禍
止一身舜之恭爲子職者舜之所以爲舜也帝王宗社臣民之所托也
不幸遭變則禍及於宗社臣民帝王処變之道不可与匹夫同之也明

矣設令舜既在君位而嚚母之陷舜如此則舜雖以母待之爲舜臣者
其可坐視舜之被害而不明嚚母之罪乎殺人微罪也臯陶猶執瞽瞍
而舜不得禁只以窮負爲許則君臣之間母子之際以義以恩所処之
道豈不大相懸哉巫蠱咀呪之變著矣外應逆謀之狀露矣若使凶謀
得行於當日則聖上在於何如地宗社臣民之禍又何如也在聖上則
雖有窮負之意爲聖上臣子者猶不爲臯陶之執乎今此廟堂収議析
以臣子所処之道相爲商確欲聞折衷之論而已聖上則小無干与於
其間而恒福等不及於廟堂之所問敢以資勸之言有若献議於聖上
者然其宗難測也所謂仮也妻白也母之說尤極痛憤安有人臣而告
君之辭若是其悖慢乎金德諴[illegible]恒福弘翼一也爲議其心同則其罪
不可貳之請並命絶島圍置答曰李恒福只削官爵鄭弘翼金德諴
依啟 北遷錄

玉堂啟曰自献倡之於先恒福應之於後雄倡雌和迭為損箎使右衽之輩抵掌而起以致王勢益孤異論日盛將成不測之禍無非自献恒福赤幟嚆矢之所為則其無君護逆以危宗社之罪一而二也二而一也豈可以削職付処當此二凶之罪哉亟命圍置 同上

延陽李相公曰昔在丁巳冬先生待命於青坡忽有急脚自城中奔馳而來氣竭口不能言众皆失色顛倒迎視之乃請按律之報也 時陳好善宣世徽崔尚質等連跡請按律 余欲白而遅回嗚咽不忍啟口先生覽畢了無異色省書不輟少焉進夕飯飲啜自若及夜就枕鼻息如雷余彿侍寢憂憤所激輾轉達曉鷄既鳴先生眊覓名余曰汝尚不寢乎對曰不寢矣曰問死生亦大矣今日之事雖傍観亦不能自定先生安閑舒泰少無異於平時君子於死生之際若是其恝耶先生笑曰我非不動心者然事有先後動有次第今者始請按律則判下然後當就理決案然後當伏法若

見請罪之章便自驚動其如三木之下何其如椹質之前何曰復就眊
終無幾微見於辭色者 上同
三司連啓荅曰遠竄禁府以公配龍岡奇自獻配定平承旨白大珩韓
纘男手擲配單於地曰此輩負何等罪惡而乃配以便地兩司請改以
極邊公配昌城奇配朔州平安道人上疏以爲昌朔密近中朝不能無
潛通禍機之患請移配北邊此是鈐指喉也初配三水後移北青 上同
公當赴謫過忌憂嶺有詩曰停風雖透鐵心肝不怕西關萬疊山歇馬
震岩千丈嶺夕陽回望禯倰寒 上同
公將赴北青配所過山壇邊李五峯諸人已在山壇設祖候公一座毛
浡五峯贈詩曰此地年年送客歇山壇飛酒杂江蘺吾行最晚當何処
無復故人來別離公和之曰雲日蕭蕭晝晦微北風吹裂遠征衣遼東
城郭應依旧只恐令威去不歸 上同

公与奇相俱謫北関奇騎동뉴리公騎부담이러이公謂奇曰大監은
동주리ᄀᆞᆺᄒᆞᆫ厄을만나비시외奇答曰大監은到處의浮談이로다 續雜錄
公登鉄嶺作歌曰鉄嶺노픈재에자고가ᄂᆞᆫ뎌구름아孤臣寃淚을비
삼아ᄯᅴ여다가님계신九重宮闕의ᄲᅳ려본들엇더ᄒᆞ리此歌傳播都
下宮人皆唱一日光海遊宴後庭酒酣聞此曲問誰所作也宮人以寔
對光海愀然不樂因泣下罷酒而終不能召還後尤斎宋相翻而為詞
曰鉄嶺高処宿雲飛〻〻何處故願帯孤臣數行涙作雨去向終南北
岳間沾洒瓊樓玉欄千藥泉南相當過咸関嶺亦翻為詩曰咸関嶺高
復高夜宿曉去寒雲飛孤臣寃涙欲付汝願帯為雨長安故長安宮闕
九重裏倘向君前一霏〻盖以鉄嶺為咸関者傳聞之誤也 同上
宣世徽跡曰西宮之於我國家若苗之有莠若粟之有稗不去其根則
不可以除其害伏聞館学仮生以十罪條陳云夫泰山不可以丈尺計

河海不可以升斗量則夫西宮之稔惡何可以一二談也十罪之數特
亂其梗槩而已自先王違豫之前以及今日孤注我聖上梟顛我神器
朝為咀呪合為凶逆托母子之名而釀蕭墻之禍假大妃之號而為大
逆之事秉機伺釁為鬼為蜮之狀雖盡南山之竹不可殫記決東海之
波不能盡洗則十罪之亂恐不足以寒神人之憤而破邪黨之惑也明倫
録。此外西称不能盡録
館掌試河仁浚等八道通文曰嗚呼西宮罪惡言之慘矣崇信妖巫要
呪懿仁先灵埋骴陵上辱及泉下書諱肉尼散飼烏鳶其罪一也欲貴
子璣謀行壓勝狐骨木人布瘞宮中潜引凶瞽誦讀妖經其罪二也先
王違豫之日外結永慶弘老群勢相倚陰手逆瑋締約欲傳神器待議
長成而殺之其罪三也密教悖男圍東太君房千餘名潜行部署以待
緩急之用其罪四也萊菴仁弘号先生試永慶之疏入敢生奸心欲秉機

易樹泣勸先王屢下叩教國本之危有若引髮其罪五也先王賓天之日矯爲遺命托子議於諸宰臣令其保護其罪六也聖上臨御之後巫祝詛呪累歲不輟鷄狗羊猪之全體捉亥宮中殆無虛日欲戕聖躬而後已其罪七也教誘悖男令結孽豎連交武士欲秉邦家之釁謀圖畀其罪八也做出不測之言搆誣聖上宣言於其族至令逆豎援入函擻之中其罪九也多出帑金厚資羊甲使入倭中結爲外援立議之後欲背上國其罪十也負此十罪雖如武呂之惡無以加此一國臣民所以不共戴天之讐也茲以文告八方望切一心伏願諸君子同辭相應倡義陳疏以安宗社 明倫錄

廢論既發之後中外大震孝純專价問訃於仁弘其言詭秘不明指在廢削之間孝純日伺爾瞻意廷請日期累易進退戊午正月初三日晡百官奔波詣闕行路失色自諸跡起後士夫莫不慷慨憤惋或有張膽

者到此靡然從之〻〻者多故反攻不從者曰吾能達卅不從而遇禍
哭者妄耳 清白堂記事
廷會之令初不出相臣而右叅賛柳澗自甫瞻家直招政府吏出令相
純不知所出趑趄以来璧〻如老狗狀 上同
戊午正月初四日地震右議政韓孝純率百官啟曰惟此西宮蓄禍釀
亂古今未聞茲揚十罪以陳梗槩逆議初生令永慶亟陳賀礼以探人
心又教凶卜稱亂極貴日誦妖經以祈大福其罪一也先王違豫謀立
已出締結柳賊表裡相應譖旨潛通防塞傳授其罪二也草野大賢盡
忠抗疏欲乘其機敢爲易樹泣劝先王屢下叩旨未封等語大駭群聽
其罪三也先王昇遐詐稱末命潛使希騫御墨托議七凶同心保護
冀其長成謀奪大位其罪四也密引悖男留宿宮中多結凶徒日夜謀
逆圍東宮奴潛行部署積峙粮兕以待緩急且使孼竪廣分武士欲因

夜操秉纂作亂其罪五也設祭宮中反手攢指觸犯聖躬有不可言旨
巫咀呪無所不爲鷄狗猪鼠狼藉宮掖十六各種必欲售詐其罪六也
壓勝先后穿掘陵寢造作假像已多行玄寫經紅段埋置夜半書諱肉
斥散飼烏鳶窮辱先靈欲害聖躬其罪七也耕僕撰擻其語不測宮墻
納矢其書極慘皆由做出傳播外間凶逆之輩前後籍口所不忍聞形
諸文字其罪八也黑門通書應祥被捉𢪛中破字義一納招使訴唐官
挑秋上國其罪九也多出金帛厚資羊甲入送倭中陰結外援誘以利
害又令友英潛通老酋欲假其勢扁立幼稚敢拒天朝其罪十也然則
武氏之罪比斯猶少趙后滅嗣方此不甚失一國母莊之道有臣子不
共戴天之義唐廟數罪雖不可行漢家廢黜合從寬典聖明仰思社稷
大計俯循輿情以去禍本韋甚荅曰予以不德賦命奇險戊申癸丑之
變皆出於天倫此豈常情所可忍過而蓋緣宗社爲重勉從廷臣之請

腐心痛懷与日月俱深何啻令者又聞此論天乎〻〻予有何罪過而
降割之酷一至於此極寧欲脫徙人間掉臂長往遵海而処以終餘年
宜詧予憫憐之愍之勿復有言 明倫錄

孝純就庭以仁弘之書爲断案遂以麻削兩字爲目召列卿進前各書
可否字在位惶怖失措圖賊出位大呼曰此事何可問耶有不從者則
從不從者誅耶純不敢何默〻垂首而已 清白堂記事

甫瞻搆啟草先引十大罪直以麻黜爲辭柳希奮大言曰凡庭请例從
首揆之議莱菴既以去朝謁嚴分司爲議則只可以此爲辭如以此議
爲不可當須先罪莱相後改其辭可也兩論相爭至夜不決孝純以爲
廷會不易屈從瞻意竟以麻黜爲啟及嚴鷄已鳴矣 北迁錄

仁城君珙慶昌君珘慶平君玏等率諸宗親請麻大妃答曰宗戚亦忍
爲此言耶勿爲煩擾珙珘玏皆先王之子 明倫錄

答百官啓曰當此國家艱虞之日百僚瞚廢賊事力爭如是事係宗社
象情難遏但令百官勿爲朝謁此亦出於以義掩恩之義而顧予險釁
遭此罔極之變號天涕泣無面可顯卿等宜會予情勿復有言自初四
日至是凡十六日 上同

仁城君珙慶昌君珘慶平君功順寧君景儉文城君健茂林君善羸永
川君瑜義寧君琥等率諸宗親啓曰臣等將西宮十罪不可不廢之意
叫呼天門令既旬月云云答曰已令百官勿爲朝謁則公議亦已行矣
何用更迫以不忍爲之事乎亟停可矣 上同

百官啓曰西宮可廢之狀臣等爭之盡矣雖停其朝謁撤其貢獻貶其
尊号又去其大妃之名而稱以西宮若誥命尚存冠服猶在則豈可謂
盡廢黜之典乎臣等昨承聖批感激涕泣歎服聖德欽仰至仁固當相
率退去議定節目而血誠未遂疾呼愈切伏願亟從輿情答曰已爲卿

等所迫忍從掩恩之論在予中情曷勝憂悶亟停勿煩使予靦顏於天日之下（上同）

自正月初四日始爲庭請至二十九日而一日三啓者凡二十六日乃止（上同）

奇自献初去之後孝純猶當幽廢母后事自收議至庭請一言半辭不敢自專必稟爾瞻肰後行之而右尹金闓居間督傳故每逢人輒問金右尹云何（東里小說）

○廢大妃庭請時進參百官錄（凡七百八十人而微官及雜職之類不能盡錄）

左議政韓孝純右議政閔夢龍左賛成朴承宗右賛成李冲右叅賛柳澗舍人柳忠立鄭廣敬撿祥南宮敬司錄玉晋輝○延原府院君李光庭韓平君李慶全完昌君李覺逢山君鄭象哲吉川君权盼豊安君任兗漢與君趙公瑾漢山君趙振漢南君李安榮靈城君辛景行鈴平君

尹重三完山君李頎慶完崇君李顧慶清陵君金蓋國駋陽君閔仁伯
碩興君李惕河清君鄭希玄原陽君宋康海慎君李希岭益興君李應
慎文平君柳公亮石陵君金龍忠勲都事沈日明忠翊都事嚴濾○判
敦寧閔馨男都正李馨郁僉正姜秀崑主簿李明白參奉李夢龍○判
中樞盧稷知事朴弘耉表廷老同知張晲朴昪賢沈惇朴自興李膺張
礼忠方義男僉知韓蕆鄭丞澤柳璜經歷李士脩都事朴瑛知事韓希
吉全興君李時言等扈衛○海崇尉尹新之一善尉金克鑌吉城尉權
大任達城尉徐景霌仪賓都事李國衡○吏曹參判柳夢寅參議柳希
介正郎韓玉黃德符佐郎李尚恒鄭遵○户曹判書崔瓘參判慶暹正
郎李重繼尹偃之金適安景深佐郎尹衡哲李志定鄭之經洪浔一○
礼曹判書李爾瞻參判尹秀民參議李命男正郎安璥蔡謙吉崔濩佐
郎柳淪曹廷生韓定國○兵曹判書柳希奋參判李德泂分參判李成

吉金止男叅議鄭岦分叅議朴思齊叅知李元㷡正郎俞晉曾李用晉
吳允諧分正郎朴慄佐郎金蓍國姜善餘柳䆁曹佶李師孟○刑曹判
書趙挺叅議鄭逵正郎洪汝一李應天朴光善申淂淵羅紉擢貼佐郎
閔瀞南以敏朴守誼崔振雲○工曹判書李尚毅叅判曹倬叅議張白
好正郎尹廷之崔琢朴篴佐郎李明漢金德望慶暹○判尹尹銑左尹
金闓右尹李瑗庶尹尹僖判官愼守身叅軍洪有炯金命應李宗立○
大司憲趙存世○判決事朴慶新司議金景說司評黃立中申景進○
司成閔頀司藝李昌廷申忠一直講蔡承先柳洸李㷐尹知養典籍韓
允謙黃尚謙申拭韓昄洪景纉梁時献李茳愽士吳睓權濤朴瑨学正○
李惟一許燩趙塡韓正國○判校李綏祿校檢李景兵正字洪憲沈之
清金瑄朴安孝鄭沁柳潗○左通禮金偉男右通禮琴愷相禮姜弘重
賛儀柳泳引儀洪師俊曹次磨柳擎春李瑜鄭兗畄俞湜韓師聖李欽

尹就聘李廷楗林就聘金復興朴自元假引仪任忠佐申俊李承安張
獜瑞郭繼文○宗簿正俞濯主簿徐暐○典籍南以聖○掌樂正李弘
烽僉正鄭大海主簿閔澍直長崔元祐許恒○司導正李時立僉正趙
繼韓主簿金佑成直長鄭涉○司饔正鄭文振主簿成忻直長朴文烽
柳允昌朴承安奉事李靖柳汝惺鄭晋李師閔叅奉沈廷翼○尚衣正
鄭道判官李承憲主簿安彥吉别坐朴孝全或云黄孝全○朴安行任光俊黄
湜直長具海○司僕正黄益中僉正柳舶判官柳希安主簿韓德瀜成
昌烈○内贍正李舜民主簿金遂慶奉事崔命善○奉常正李時損僉
正車雲輅判官趙鉞主簿朴希矦康文翼王輔臣奉事金慶厚叅奉金
地粹○内資正琴忻主簿黄津奉事尹誠得○礼賓正尹綎主簿鄭思
温别坐權宓中尹衡任直長李俊翼叅奉李捨○濟用正朴孝生判官
金俔直長朴隊朴晛奉事趙倬叅奉鄭文海○軍器正姜獜副正鄭應

井金正韓汝澂趙守憲判官尹侃李斗望主簿沈怡尹昕直長任天壽
奉事李應立高景瑞叅奉鄭熤○軍器正柳孝立判官尹興忠主簿鄭
宗吉金㬌奉事李玹○司宰正宋克訒僉正朴天叙主簿姜世慶直長
李慶閔叅奉鄭諶○司贍正柳澈主簿李暐直長安汝矣奉事閔善哲
叅奉韓師一○司圃主簿尹弘業別坐李慶後金亨胤○掌苑別坐任
星老金灝平市令李文顯直長李思曽○造紙別坐金守正○禁火別
坐韓晤○典生主簿朴安國奉事申從謹叅奉李獲○司畜別坐宋鐸
李廷臣朴隨亨○尚瑞直長崔應夏○義盈主簿南宮格直長韓昫奉
事許璉○氷庫別坐趙諶任慶後○校書校理鄭洽著作李惟聖○宗
庙令禹廷琛直長金孝達奉事李好直崔弘緒○社稷叅奉俞曽趙
國後典設別坐閔樬金楠沈俶慎得義○尾署別坐李晋英○活人別
坐沈暄李士星鄭恒○敬厚別坐張昕安鋌○繕工僉正李廷益直長

沈瞰奉事申楫李應萁叅奉李裕後監役任碩後金永耇洪迥禹時啟
李儆李國光○豐儲主簿河鎭直長崔應斗○長興主簿禹大有直長
尹仁啟奉事金光國廣興守鄭瑾主簿韓師得奉事鄭文升蔡絪先○
禁府都事李崇義鄭纘典獄主簿李楫○五部主簿俞世曾柳鏈叅奉
尹弘輔具玹尹保衡成大受金瑗○童蒙教官鄭雲瑞李聖錫李榮義
崔起門崔儞李重溟內侍教官尹商民李日馨○訓錬教官崔應雯○
四山監役尹衡後柳之豪金哲申億李敏樹○都摠經歷李應獜李東
龍康綽邊彥璜分經歷李得可都事韓耆英鄭国楨韓瑒蔡穡朴瑛朴
成○訓錬都正柳承緒正李忠善副正李友哲許廷式僉正李大得崔
葆判官沈大恒房景福主簿李廷彥鄭稷叅奉裴瓊崔峙奉事韓應福
李碩男○宣傳官李重臣李宗善李郭李琮鄭元弼辛曙趙宗義曹挺
英李景夏李倬成彥吉白大進朴坤元朴命龍柳宗立申蔡○翊衛朴

逸兵李彥真李平亨司禦慎守 天崔熡翊賁柳昇立趙誠衛率李雲根
副率曹宲久李浩源侍直金守寬李碩望洗馬柳時立趙珽黃吉男○
護軍李偉卿柳慶宗趙有道鄭廣成柳必信韓德脩呂䄄吉柳應洞崔
胤祖尹顗李汝倹成以文金廷榦李淂元李撝李應獜朴㰁朴寂李汝
偕○司直南 瑾趙錫慶李大㷜呂祐吉尹暉閔泂朴燊叙宋安廷李善
復李慶滉安玏禹致績元裕男邉應祉元謹李恒福趙惟精李文荃吳
定邦柳舜懋鄭文孚李久徵尹毅立趙景禛金應緘具仁慶朴鳳壽朴
德獜元秀男趙興男李玹金允信李殷宗鄭應運趙誼具德 岭李忠吉
金景瑞○司果宋錫祚鄭震哲趙暄黃屦中李英男趙忠一姜弘業金
應河朴蘭英李挺生金守謙李時豪柳泰瞻柳沃高敬民朴知晉金元
福盧世俊尹慶祺安容趙希輔權渡吉安好仁李植立洪大邦劉夢龍
朴樟權士恭李獜貴田潤李景瑚洪奇男李鞫韓俊李升亨沈倫金孝

信崔𦤎朴成龍尹安國李龜慶許完李晟黃致成趙拆姜沈柳昌文趙
國賓柳琳權洽鄭沈尹耆獻金雲成趙儉男南宮戭黃洛金銓李一元
成軾閔宗亮方天壽全有亨鄭之淪林碩薰李龢姜璹李芬權惆崔崇
閔沅洪昌世李復亨張應明李重吉南贇李大男安夢尹鄭承曺鄭大
立趙宏中安弘望李應望李惟恕朴奇男權瑾李宗誠金頡成時憲宋
震趙玉坤崔漢俞大逑尹仁男申景柳金景義鄭暘許詳金慶雲李文
昌金元男鄭之罕金有馨申浔滋權應元洪傑慎仁民李浚庄韓天斗
李德符洪澤李煜李禎崔景春洪龍海韓顥仁柟櫓李信義安甫道韓
恒吉趙光獮權曄曺天宗金命男申用休○司正邊應垣許溢成僖耇
吳翻○司猛朴景範洪燦洪汝亮○司勇崔壽李稿李宜春金汝逈申
克濟梁斗南李淑黃德談○訓鍊郎廳李重光李英達明倫録
公聞廷請已完有去尊號稱西宮之教歎曰近來國家治逆類嚴然皆

未見刑踪令此請廢之徒寔是大逆吾之交儕亦多有叅廷請者甚是恨事侍傍者問曰某某皆是公最情親者他日相逢將何以待之公曰是皆貪從其情雖可矜既叅其逆則交已絶矣異日之遇不過泛然相對耳 北遷錄

廢 大妃廷請時王子大臣諸宰以下不叅人員

義昌君珖廢○大妃庭請時先王之子皆攘臂先登而惟獨義昌君終始不叅宗班三十餘員名不叅○領敦寧鄭昌衍○晉原府院君柳根海昌君尹昉並不叅收議晉昌君姜絪清風君金柟綾海君具宬福泉君吳百齡松山君金渭豐寧君趙應祿○判中樞李廷龜知事金尚容申湜○知敦寧朴安世同敦寧金玄成 僉知吳允謙○東陽尉申翊聖不叅收議晉安尉柳頔 護軍李時彥○司直金湮權憘宋英耇鄭孝誠李景稷○司果朴東善○司勇權克正李憕鄭思恕劉挺生鄭虎

臣鄭承緒李祥〇兵曹正郞鄭弘佐〇典籍朴自凝〇承文正字姜碩期〇內贍主簿閔汝賢〇豐儲奉事鄭忠傅〇典牲參奉柳山立〇典獄參奉安弘重〇衛卒柳瀊〇仅伏郞廳鄭象祖李弘源〇護軍李時介成昔善尹應三〇抄啟中慶陽君李思恭司果李枉男司猛李尚俊等各其子以其父晉參稱冤呈疏司果尹鴻之子承任亦以其父晉參而不登誤抄呈疏司果趙錫明任偉雖未付録連日進參混入於不參抄啟之中各自陳疏（明倫錄）

時議以啟誌立異者謂之左袒卽竒李金鄭等幾人先論竄者也以廷請不參者鄭昌衍柳根李廷龜尹昉金尚容李時彥（後改直彥）呉允謙宋英耇為八奸李時介金瑬李景稷朴瀰（錦陽尉）洪友敬（唐原尉）柳頔（晋安尉）鄭孝誠朴東善尹衛俊申翊聖（東陽尉）為十奸宗室義昌君等三十五人并請遠竄老病宰相及小官並以削黜論啟（青白堂記事）

合啓頃日庭請寔出於一國臣民秉忠討逆之義大小臣僚館学文生坊民吏胥逐日瀝血陳辭而吴允謙宋英耇李時彦李廷龜終不參庭請之列其忘君護逆之罪不可不懲請並命削黜前日收議之時李慎儀金權々士恭等潛懷護逆之計敢献右袒之議請命竄黜答曰不參庭請者只此四人乎食君食衣君衣不參庭請之罪有甚於右袒之輩而律輕於右袒之輩似為塞責兩司之意予未曉也並置之可矣亟停勿煩 明倫錄

合啓吴允謙等並命遠竄答曰此事予欲無言而兩司論事之體殊非公正之義不敢容默兩司試聽之奇自献李恒福等身為大臣只陳所懷且大臣庶官不同而其時三司齊聲請罪一日累啓至以圍置擬律令此李慎儀等献議与自献恒福何異哉況彼食君食衣君衣而不參庭請者人臣之義掃地盡矣其罪反有甚於右袒之輩而只抄三四人

塞責請罪擬律低昂任情無忌或以右袒於收議者降論於庭請不叅之類兩司可謂有權矣如此不正不均之論勿爲更煩亟之可矣同上

合啓吳允謙等遠竄事荅曰今日三司乃前日攻奇李之三司也其治人氣力何壯於前而乃至今日何其餒哉前後之事出於二樣人烏得無惑無乃奇李之厄偏重而錐三司有不能自由者乎不叅庭請者其數甚多而抄出論啓者何意耶勿爲強論同上

合啓鄭昌衍以肺腑之親致位大臣与國家有同休戚之義當初伩疏之下礼官持以往議則稱以病重不能觧見一字不爲開視政府收議即廳累請則閉門詬怒終不書送倡爲邪論惑其子侄甘爲右袒之首至於大論已定百僚庭請牢卧不動若無顧忌閱月伏閤終始不叅而其妹夫金克孝之喪乃敢偃然乘轎往弔其家其托疾避事忘君護逆之罪豈可不治乎柳根賦性曲邪素倡異論當伩疏之初入詗知西宮

必有処置之事亟呈辭单下故全山凡朝紳給假自有定限而欲避大
論過限不回日子太迯則稱病狀啟請遞兼帶将待大局之完方為上
来之計其機巧避事之跡明若觀火尹昉掃墳上来自闕中稱病與還
不爲収議而庭請亦不来叅金尚容以文病稱托侍藥亦不肯叅李廷
龜李時彦収議之時只陳已病而不及大論或含糊推諉而其心右袒
百僚之會亦不来叅呉允謙宋英耉収議之語皆是右袒庭請之時終
不隨行趙國賓収議右袒尹衡後収議侮弄其罪与八奸無異李時尒
知大論将尒受由下鄉故久不還還京之後亦不出頭及除坡州牧然
後旋即拜辭終始巧避之跡昭不可掩矣金瑬無故在京終守已見其
心所在明若觀火不叅庭請有不暇論朴自凝身在經幄謀避大論呈
病即遞及授典籍久稽肅謝不叅庭請巧避之狀國人所知李景稷大
論已尒之後避下鄉曲原其本心厥罪不止於不叅庭請前後心跡昭

合金璽朴東亮本是異論之人非徒不叅庭請甚至下吏誤書進字自
明不進有若立節者然比諸他人柳又甚焉東陽尉申翊聖唐原尉洪
友敬晉安尉柳頤錦陽尉朴瀰等俱以年少無病之人終始不叅庭請
罪不可赦况且李孝誠非老非病本來心事与正論矛盾且以百昌之
父朝家所為無不指笑嘲弄之罪不止於不叅庭請并命遠竄 同上
禁府金權江界李慎儀會寧權士恭昌城金地粹富寧定配啓傳曰李
慎仅凶辭悖言与鄭弘翼等無異圍籬安置 同上
西宮府削事告宗廟頒教榜文自政府布告 同上
戊午二月十一日賓廳會議左議政韓孝純工曹判書李尚毅礼曹判
書李爾瞻同春秋李慶全右賛成李冲户曹判書崔瓘大司憲南瑾工
曹叅判曹倬礼曹叅判尹壽民兵曹叅判李德泂刑曹叅判朴自興户
曹叅議鄭遵大司諫尹訒等同叅議定節目 同上

削前上本國尊号出玉冊玉寶去大妃二字稱西宮國婚時納徵納幣等文書還出〻御宝出徵旨標信出輿輦仪仗麾朝謁問安甫拜罷分司承政院兵曹都摠府兼春秋司饔院承傳色司鑰別監內官宮中各差備內人衛將所內医院禁漏酒房罷貢献各道每朔進上各道三名日進上政府六曹物膳政府表裡各司三日供上西宮進排依後宮例公主廩料婚姻依翁主例又爲逆魁身与逆謀子爲賊徒所推戴既自絕宗庙身歿之後亂國上下不亂哀無服不得入庙進筭宮墻二品武将相遞守直文從事官二員武軍官四員堂上武将八員武軍官八員同爲守直〻〻軍士及設堡等処令兵曹省審酌定宦官二員別監四人

同上

李褧疏槩公主已爲降号則不可同処宮(下)西(上)速爲移置外第極擇謝恩使急送而具一虛奏帯正本寫字官到上國地方若有大論之谮以一

國臣民之情請置此究云云 同上

朴時俊等疏曰西宮既貶之後邪論猶滋西南小北之人皆曰天子所封誥服猶在豈可擅廢乎亂國靡然附日都堂會議宰臣十五人来參而餘人托故不来〻參者亦推諉不對朴承宗以肺腑眷注之臣屢請不至李慶全自稱擔當大論而来到政府不參會議而逍去負君之罪不可不討公主雖托體先王乃逆首所出而与逆議為同腹婚姻不可自宮行之郎目磨鍊時大司憲柳澗身長風憲不為力爭反曰仰念先王雖側微之出猶為翁主況不干於逆謀者乎固争不已豈可設嘉礼廳而為婚百官圍繞官供婚需其婿帶金入朝乎臣等以為不斬柳澗無以戢奸徒之計矣 同上

大司憲柳澗啟曰再昨都堂會議時大臣列書亂行条件有公主廩料依宮人例婚姻依士大夫例而臣之妄意以為雖以西宮罪惡聖度包

容猶得爲後宮之例公主以西宮之故降爲宮人則是庶人也似或過
重矣出而語副提學鄭造大司諫尹訒曰公主降爲宮人無乃過重乎
鄭造尹訒皆以爲然談間鄭造仍曰雖至賤宮人之出猶爲翁主似爲
過中臣八先告廟堂以過重之意鄭造繼於翁主之言廟堂更問于座上
有言若依翁主例爲婚姻禮當自朝家行之以此爲難或言先王朝翁
主婚姻亦依私家例爲之云則右議政閔夢龍曰此則國初之事也廟
堂相議定之三司之官不過相議可否而已豈有一毫他意於其間哉
大司諫尹訒避嫌同幷啓曰勿辭退待 同上
弘文館請兩司幷命出仕啓曰依啓柳潤身爲憲府之長殊無執法之
義遞差傳曰文化府使柳潤除授 同上
檢詳以左議政韓孝純意啓曰昨臣等會同兵工曹判書李尚毅等
更與相議則皆以爲丁主降号稟料婚姻依當初已定之議仍爲施行

宜當云改付標之意敢啟 同上

任被等疏槩南以後鄭良胤曺挺立金昕等相繼呈告乞覲 此皆惑於鄭昌衍之論敢爲巧避之計請先竄四人以懲其罪云云 同上

傳曰今日之事岌岌殆哉大論寸停事目已定而兩司之官或托覲親或稱身病呈告爭先猶恐遁去之不及不忠不義之態與柳澗何異哉并遞差補外 同上

傳曰南以俊鏡城判官除授金昕穩城判官曹挺立北青判官鄭良胤輸城察訪並除授 同上

北青判官曺挺立乃仁弘門徒而向爲癸丑諫官甚攻公且於竄公時諫官也輸城察訪鄭良胤穩城判官金昕一時到北青此皆丁巳全諫也及傳庭請又有極地之論而欲將回避頻存痕疏故自上特差是任良胤昕等來拜公曰去年我等送大監於此地今年大監見我等於此路

人事好翻覆然往年之事豈我等本情只不忍一時死耳爲惡且不竟
令日得有此行大監之門豈我等所蹈初欲累面匿跡而直往矣更念
情跡有異事有可原故敢来唐突耳其縮恧悔吝之色溢於言外公曰
事往時去不必更討但今日公等之行更緣何故各言其意旨挺立点
来拜其言雖不如鄭金退見公之子甚悉其舊恧之意 白沙北迁録

禮曹啓曰傳教矣令此西宮貶損節目則政府將百官之意直奏天朝
褫收誥服事勢之所不已義理之所當然也彊域相通比前不同蜚語訛
傳此時爲甚纍初之誣趙李之搆安保其必無也事貴神速謀取機先
奏聞之行固不可稽也況成化年間中國藩封漢陰王徽鍉無嗣其母
平氏取他子繼統事今被罪天朝廢黜藩封之例此亦可援也極擇使
价及符節行以完大局似爲宜當但關係宗社事體極重議大臣定奪
施行何如依允 上似是明倫録 同

禮曹啟曰議于大臣則左議政以爲令此直奏之擧事體極重臣之妄
意當廣收庭議使諸宰各陳所見且領相令之著亀急速下去咨訪而
処之恐爲宜當伏惟上裁右議政以爲伏見該曹公事亦合事宜然問
于領相然後処之恐或宜當伏惟上裁大臣之意如此上裁傳曰國家
莫重之事領相處所當先遣礼曹堂上一員馳問熟議以来 上同
承旨李偉卿領相處敦諭後書啓西宮事奏聞天朝此亦不易之論也
臣在都下亦嘗以此意畧陳於榻前今此請收誥服乃國家大段事而
抑不然乎天朝収之天命天討一擧無缺矣云云 上同
礼曹啓曰不意被誣之變又出於此時大論未奏聞之前丘坦若先開
封添做搆捏之辞則事必至於不測矣急送謝恩使繼送千秋使兼付
大論奏本於其行則猶可先祭聖聰而事亦易成也 上同
光海政乱奸臣媒孽謀廢母后惟懼天下之議義州府尹鄭遵造家誣稱

中朝府黙先帝貴妃鄭氏殺补王以爲證成之階光海密令千秋使金大德探報宗狀大德以皇 上崇奉鄭妃恩遇福王有踰先帝時擬宗四奏自是奏府之亥計遂沮云 樂全集

是時布衣之悖亂者層現疊出或請直府或請毀罪於宗社而殺之或請出置外處任其出入或請肆諸市朝或請直奏天朝皆筠賊承爾瞻之指横說竪說眩亂朝議也曰直奏天朝者爾瞻主之曰直加府黙者筠主之初皆出於爾瞻而終以奏与不奏之說遂成兩頭論議爾瞻稍黙善機作陰以府黙之說諂上而外持奏府之論把持形勢奏府則事未易完事未易完則大論無結局之時内而固寵外而立威筠闖忌於爾利主直府之論賭勝爾瞻々々又以計擠之此筠与爾瞻同其道而異其說也 清白堂記事

禁府啟曰惸男妻何至今不爲處置急々議處事傳教矣惸男妻自有

緣坐之律或安置或定配俱係別樣処置惟在上裁又啟曰悖男妻濟
州安置事命下矣大明律只有安置二字而我國定配或有圍籬之規
今此罪人何以為之答曰圍籬安置（明倫錄）
延興夫人之定配濟州時牧使梁濩承望賊臣之旨虐使十倍於官屬
不勝支當其所處之家主全良每使其妻過半代行以此幸保軀命癸
亥反正初上特遣礼官中使陪來又令三道監司護行時全良亦陪行
而來上特除僉使以賞其勞（濩）則即遣假都事南偵就其所在島云籍沒
其產一國臣民無不快之（東里小記）
○鄭守夢曄与李月沙同詣西宮謝西樞新命見宮門牢鎖草沒庭階
二公相對掩泣曰不須閉開門若開閉門則天必雨爾瞻聞其語大怒
將啟鞫問或解之曰此詼諧語不必究何至以言語殺人爾瞻曰詼諧
亦泣耶然因是事亦得已（守夢全碑）

不從臣問曰尹何以答曰之為不為之間又曰曰延興得聞宮中事則
上有如此〻〻事蓋不忍聞者也且曰吾令則指揮延興及其成事之
後吾盡握兵柄而臨時使武士并殺延興使吾之柄無上而挾大妃令
一國使他人不敢喘息方是高手段仍奏聞陳列上有如此〻〻口不
忍道之言而且非嫡子已府之而立嫡子議云則不過用銀萬兩而事
傾云又曰吾持柄則樂矣沈家怨汝家沈也得志則汝家大敗云意氣
揚〻傍若無人矣臣聞其言即欲上疏而但其時滿朝無論東西南北
皆是疾臣家之人故恐或有戚切反罪之事百爾思量計不知所出但
使趙希珩止其婚筍於先朝罷公州牧使而故扶安其倅則先世也筍
与之謀立議而持權又庚戌年被罪下獄辛亥正月謫去及其放還筍
家与先世對門朝夕相從敢作凶謀渠性輕淺妄佞故臣得聞渠之言
矣筍与悖男通謀而主廷都之說讖書本文所無之語添入曰一漢二

河三江四海河者交河之謂也使一國之人騷擾思亂而後仍以畜之云此亦渠之所自說也筠爲公牧時有設三營之誚謂食客沈友英尹綺棠李再棠也友英筠妻切族而相親情密有同一身一國之所共知也筠嘗作序贈友英曰吾友沈君云云筠平生欽慕鄭道傳常稱曰兵人渠之自選東人詩文也取道傳之詩爲首題而友英之作並選入其中而癸丑後筠曰吾有福南下時贈友英詩盡爲持去欲入集中而適會事出吾則免禍矣云友英羊甲皆筠之所育者也筠命字羊甲曰石仙盖取黃初平石羊事而每曰當今英雄所見惟有徐石仙云則筠之網漏豈非恠事又曰賊之檄書吾作而吾使友英不言吾名遂以得免每言李爾瞻之家有蛇大頭而永慶直說之兒云不久必敗及其變出之後置身無所遂乃投托爾瞻矣臣於癸丑秋間問曰前何言使大妃垂簾立議而今何言廢之也筠曰汝年少何知末路之人失落処立貫

革渉世無患云蓋筠不輕浅則臣必不得聞筠之言令則渠亦悔之必
欲滅口而後已重其搆禍無所不至筠又曰若吾當権而大妃聽政則
吾私為審食其亦非難事當為院相從中决一國事云矣筠之無頼悖
戾㐫悪之罪擢髪難数而令則大論已定雖無如筠凶賊之參貸亦可
以办事頗覈筠謀厄欲立永昌及挾璜而重簾之罪 同上
奇俊格再疏曰筠之心中以為殿下必不得大位故専心於弘老々丙
午年分連婚於沈惓々之子挺世即金娣男之婿也弘老之連婚於沈
家亦為娣男及璜也而筠与弘老極切故遂与沈家意合而沈惓戊申
年間殿下龍飛驚惶自盡人謂之縊死矣友英筠之妻三寸而先世之
切族也筠与友英相切一國所共知則宗两人一心者也渠又主張沈
尹之婚而曰臣不得成故累悪臣家云々 同上
左參贊許筠疏曰臣自外還家黒暗中有壮丁伏於籬下将動手之際

馬後奴子覺之吽曰有賊〻逓出隱伏於人家聚里人搜覓得之結縛
問之初稱文昌家奴次稱政丞宅奴固問何政丞則不答旺〻日送之
於捕盜廳旺日一善尉婢請其放送又称毛衣匠出入於文昌家者云
臣謂我獅當大論仇人嫉之欲行李師道害裴度之事豈可聽人嗾而
放之哉大將等推諉至令不爲鞫問其盤結權貴有所欲爲之狀抵此
可知臣以孤根弱植力主去禍根之論異議者欲殺臣久矣今因奇家
之怨嗾呈凶疏而李覺乃臣素不相善者頃日所啟自撰謀危君父四
字加於臣身竊爲俊格之跡未下覺何以預知而遽加不測之名乎臣
欲就鞫對辨而刺客横行欲先除臣〻一死之後無以雪臣至冤大槩
自獻之必欲殺身者乃欲滅口也癸丑變初西宮凶逆之狀已著臣謂
奇曰此臣子不共戴天之讐也豈可容置極尊之位以滅人紀哉奇曰
無爲此言金悌男昏弱豈能爲非常之謀宮中咀呪安知非宮人自爲

而嫁禍於 大妃殿乎況友英之招無他言而年甲怒其橫死於應犀
之計欲貽亂於國家故爲此凶說也渠輩雖欲爲逆跪肩從之萬世之
後正論若起則爲今日此事者雖在子孫忍豈可免顏乎吾之外祖即
林百齡也令人道乙巳之事令我面赤君勿爲此意也俊格之跡臣不
得知俊格受學於臣訓誨之外與年稚之人談及時事猶且不爲況此
凶疏云云不測之說出渠若聽之則何不早告而乃発於渠父獲罪之
日乎請與奇自獻李覺等下獄對卞云云 同上
右議政韓孝純率二品以上啓曰頃日金諫合啓奇俊格上變許筠自明
上疏皆是國家莫重之事終不可掩置云云答曰自當処置
啓 同上
合啓奇俊格以許筠謀危君上上章告變果有其事則筠爲大逆搆捏誣
告則俊格亦大逆果是逆也則討逆之典不可不行豈可以廷請之日

掩置不問也請並拿鞫以覈其宗荅曰凡係當亇落云者將有処置之
意也自先朝以下此教則未聞有一令官上章催促也今此俊格告變
之事必須詳覈而処俊格乃告於十年之後而俊格等既非逃躲之人
則自上當爲量処甯等与大論並瀆於調攝之中者果何意乎孰主張
是極爲煩擾姑停処置勿用更煩予言不再 上同
朴敏俊跡槩奇自献陰懷異心欲畜後日帝王之福埊其妻於慶州百
世君王之處造其家於千年王氣未盡之處其忌君護逆之狀盡露於
此請遣御史審視亇塚毀室仍斬自献三父子以戒人臣稔凶之罪 上同
禁府啓曰臣等伏見十四日下鞫廳奇俊格疏辭措語皆是犯 上大逆
不道極凶極慘不忍言不忍見不覺骨寒而髮竪也所言若是則許筠
當伏大逆不道之律若誣告則俊格當伏不道之律推鞫辨覈不可晷
刻少緩故其日不待密匣之封輕先啓請拿問而拿命經宿不下至于

三四日尚且寢〻臣等窃悶焉答曰知道同上
合啓許筠天地間一恠物也投書慶運萬端逆狀已尒於閔仁佶之告
締結弘老謀害東君又出於奇俊格之疏筠所負罪名乃今日所不共
戴天者也初春二品之庭請近日禁府之別啓皆出於此臣焉而負此
罪名則斬其身猶不快食其肉亦不厭而渠敢乘軺辛丘辟除道路有
若尋常宰相國人之所共憤者也設若於渠無是罪惡則不待言官請
鞫自請就獄期於辨明之不暇而不此之思反欲得容於覆載巧免顯
戮死中求生無所不至假托大論畜逞奸詐士類無不見欺諸生俱陷
術中前後疏章渠自製以給以一國公共之言爲自己立功之地上以
熒惑君聽下以交亂朝廷公卿大臣使不安位恐喝三司欲其聽命虛
成之論曰此復擾正論之人將被反噬府默是何等論議亂逆是何等
罪狀而乃敢聚盜誘利欲主大論堂〻國家豈容此一恠鬼任其揶揄

變幻至此極耶况筠一生所為萬惡俱備亂常瀆行無復人理興妖造讖乃其長技此則國人所共知也至於未對辨之前喉伎呈疏敢請赴逮其心所在明若觀火請筠及仁佶俊格先削戒名上同

許筠草堂曄之子也早年作讖記秘傳于世皆凶慘之語文章獨步一時而輕薄無行見棄於士論沉滞下僚先海政亂附會爾瞻幾亂宮禁驟躋叅貳遂生不饜食之心戊午之間虜警初作天下兵動我國逼近建州人心洶懼筠詐作告急邊書又作匿名書言某地有逆賊某日當發恐動城中每夜使人登山呼曰西賊已渡鴨綠琉球之人來蔵海島城中人能出避則可免池魚之殃又作謠曰城不如野野不如越人心驚懼莫保朝夕都下人户十空八九使其黨河仁浚曉見持平韓命勗曰有匿名書粘崇礼門必有凶賊俟其隙者時天尚未明難見文字明勗心疑之俟天明詣闕到崇礼門見壁書則果如仁浚所言者乃請鞫仁

俊仁俊与其黨玄應是一〻引服筠及其黨与皆就獄李爾瞻恐鞫筠
則辭連於渠以爲仁俊等皆就服更無可問之情直斬于市金闓杖死
元悰李茳等遠竄癸亥反正悰茳等皆斬于市 荷潭錄
刑判許筠包藏禍心欲先立巧專擅國柄丁巳回自京師曰中原有林居
漫錄而宗系之誣至今未雪云先海聞而驚惑即令送筠委往申辨筠
多載金玉以往來僞署彼此御寶定奪回報先海大喜大赦設增廣而
百僚朝賀上尊号沈相喜壽知筠賊之情謂同僚曰前於己丑已盡詔
雪不知今日又何辨誣筠賊甚喞之搆誣沈相斥逐之沈相出門潸然
曰出官非是㝎官故回首江山何處依欲買小舟無片價傾箱惟有回
朝衣 續雜錄
○公病不赴庭試仮生金瑩上疏請先誅㷜瑩湖西人其母公之姓族
也聞公將被罪遣瑩來問到京爲許筠所迫爲此疏及持刺謁公坐客

皆失色下人亦驚避瑩問而知之乃哭曰我本為拜謁而来暁夕到邸許判書出一疏令呈之曰當有好事實未知疏中何語也聞者莫不傳笑（月沙行状）

爾瞻鈞闈之徒誘聚無賴子冐着伎服迭授鹵跡自稱草野士論而其情跡自然彰著於似此等事雖欲掩人耳目其可得乎（東里小說）

○光海初立政歸外戚柳氏權盛希亮希奮孝立等一年之内相継登科而仁弘之怱以疏永慶亦被竄用權有所分並未專擅用事且初即位頗稱用士類朝政不知大紊金直哉之獄辭連被逮者寅緣宮禁多以賄賂得免至癸丑而益甚入獄者不行賄賂無得脫者（荷潭錄）

官爵除拜皆視納賂多少而為之故圖帥則賄至千金然後乃得焉光海每於首擬下點故得失之權専在政官以此首擬之價有倍於他或慮其中変而又行加賂於内外卒得其志至於外官之被論者畜得徐

當發落則退坐其境例享官供而肆行貪黷甚於在官時民以此益不能堪宰臣中趙挺李冲輩亦以奇玩珎餙交通宮禁躐取卿相人以是爲例爭相慕效乃自誇張不以爲恥又興土木之役撤民家數十區作仁慶々德兩宮務極侈大財用不足許民納基納石納鉄納銀而隨其多少并加資級或有免賤者而監董大小官競竊其材瓦各搆茅舍点 思翁漫録

皆過制故凡其所入半故尾閭山童民竭而呼邪之聲累歲不已光海時有池應鯤王命會金純權忠男者夤附宮掖或稱調度使或稱差官散出外方勒賣告身倍取其價民不堪苦尋有垂涎而受之者既收其價分以爲四一入宮中一入權奸一入該司一入渠之私橐而人無敢言者故其作挐於外方日以益甚忠男曰此而直拜咸安郡守命會乃李判書安訥之奴也癸亥并誅之而籍其産中外大小人民莫不喜躍 東里小説

除拜守令邊將內職外任銀程洞開多小有限吏判價高難擬故与叅判俱闕獨叅議李挺元阿附凶蕊締結宮掖獅政七八年富擬王公上自監司兵使下至權官察訪千兩百兩皆有分數從直注擬落點亦同是數金尚宮執筆擅斷上不得自由六昭仪十昭婕瞰尚宮之無聚首乞點而金尚宮來則散去 續雜錄 ○或云金尚宮更衣入侍者也 荷潭錄

金尚宮之母後夫劉夢玉其侄婿鄭夢弼尤貪縱用事朝臣之嗜利無耻者多夤緣取高官吏議李挺元欲以夢弼擬襄陽政吏鄭愛男進曰襄陽雖降爲縣其宗府也夢弼是我弟正男之子也是白身不可擬此以傷國體挺元大慚沮士論快之夢弼欲奪趙絅奴婢劫縛絅囚於其家禍且不測尹知敬時爲舍人直往夢弼家請与相見言曰趙絅是有名士子汝敢任如此事日後於汝必有不好事吾愛汝故言之夢弼色變而謝絅得免人皆稱知敬義氣 荷潭錄

邊忠吉者司僕寺養馬也俞判書大祺之赴京也以軍官帶行賤隷爲赴京軍官前所未有光海政亂忠吉納女宮中得寵以賤隷拜横城縣監俞晋曾之爲牧羅州晋曾之爲承旨皆忠吉力也反正其女賜死忠吉府爲民（上同）

自戊申以後大獄歲起人之起家拔跡者莫不由告變由内通大則歃血盟擅爲卿相小則綰青帯紫得意横行不由此道者莫不嶔崎淪落甚則得罪陷憲雖免於死率皆疎放故嗜利無恥者攀附左腹罔有紀極至有雜菜尚書沉菜政丞之語行于世蓋雜菜沉菜進御而得幸也古之羊頭関内侯何可称謟（象村彙言）

天將趙都司來京司有詩曰請香旨酒千人血細切珍羞萬姓膏燭淚落時人淚落歌聲高處怨聲高蓋譏光海之政亂人困云（續雜録）

○賊臣爾瞻秉權之後欲廣樹私黨每於科時預出試題使其黨製之

借述者居多甚至預以爲約而出其題於試闈宿排者旣多未免漏洩戊午增廣初試諸生語曰今日必出某題已而果然諸生請改如是者三果皆符合諸生大鬨曰非宿排者不得參遂潰闈而出試官大恐哀乞於諸生曰願更入製之當以至公行之指日爲誓諸生皆不肯而金判書起宗柳參議大華等數十人從之柳爲魁而金亦高中物議譁然而爾瞻權方盛無敢言者殿試則金爲壯元而柳次之猜議多訾之癸亥反正不許兩人清路張晩之平李适也金從征有功朝論実瑕用之歷正言持平掌令錄功陞堂上以廉謹幹才名亂甚著登第十二年超拜户曹判書柳終不得踏清顯 荷潭錄

每於科亂預出題七大文從自願之類皆由於爾瞻之所指教而其中不文者多故題雖預出猶未能自住而惟其能作者李再榮李㴲宣世徵等數人而已每當科期各以氣勢爭奪故數日之間輒易三四處雖

渠之家人亦不知其去處矣再榮爲高陽郡守時監司以面訟事招之俄而其子登科時人有詩曰高陽太守去来忙方伯門前慶事昌晉則寓居平壤有勢家各送人馬而邀之行到東坡店舍夜半有賊突入人皆奔避及其賊退各點行装毫無所亡而所失獨晉也時當寒節乃以青羊裘褁晉而来仍得其茅時人目之曰青羊皮及茅丙辰謁聖前期三四日奸凶送筆於其黨李進士處傳之者誤傳於同其稱号之隣家其人受而詳視則筆管中有小紙抽出而見之乃其謁聖表題唐朝群臣謝賜榆柳火也先是借見其家事文類聚心知其必推急謄其要緊文字乃還授其筆於傳之者而謂曰似是當傳於隣舍之李進士矣俄而其家果推類聚而去兩人皆得叅榜云方其入庭未及出題滿庭之人相傳曰今日火出〃〃果出是題而畏爾瞻之氣焰人不敢言 思翁漫錄

人有夜書于都承旨韓纘男之門曰明經矣士盛於斯二百年来始見

之七大文通從自顛暗中蹤跡鬼神知 續雜錄
○光海以詔使將至國用蕩竭許竄謫人納銀自贖而令該曹列名取旨示將有取捨矣於是竄謫者攀緣宮禁以畜之申領相欽徐判書渻朴三宰東亮韓西平浚謙皆連姻王室故各行累百金得釋余意謂若值明時申公雖素有重望必爲士論見賤及反正申乃時人領袖莫敢雌黃首秉東銓不久入相亦可以覘世變也贖金令下李公命俊欲貿銀兩曰若令贖則倉卒難辦余曰該名取旨不畜者必不預公勿過憂李治不以爲然旨下然後乃服余之先見也 荷潭錄

○施文用壬辰天兵之逃而不還者鄭仁弘以族妹妻之文用談風水占筮仁弘一動一靜皆咨之以卜吉凶遂進之于光海以爲興土木之階 象村集

○性智僧人也初以風水出入士夫家看山尅擇終乃爲上所悅寵幸

無比占一茅于新劂近地畜沙彌方外遊髡出入無恒宛若伽藍也上同
奴兒哈赤佟姓故建州枝部也其祖叫場父塔失並及于阿台文難
有殉國忠奴兒哈赤乃走東方漸北侵張海色失諸酋蚕食之時送所
掠漢人自結于中朝居頃于河部夷克五十等掠柴河堡殺指揮刘斧
走建州奴酋即斬克五十以献乞陞賞又貢夷馬且述父祖並死兵火
萬曆十七年已丑九月加奴兒哈赤龍虎將軍既竊名号夸輝東夷勢
愈強控弦數萬々曆四十年壬子冬奴兒哈赤殺其弟速兒哈赤並其
兵侵兀喇諸酋萬曆戊午四月奴兒哈赤潛陷撫順執遊擊李永芳城
遂陷總兵張承胤副總兵頗廷相遊擊梁汝貴死之全軍覆沒萬曆已未
三月經畧楊鎬決策分四路馬林率遊擊麻岩丁碧都事竇永澄等攻
其北由三岔抵二道関敗績僉事潘宗顏竇永澄麻岩死之杜松率都
司刘遇節等從撫順趋陽攻其西越五嶺関前抵渾河軍半渡賊萬餘

忽遮擊松血戰自午至酉力竭師殲馬刘綎從睐馬佃趙寬眞都司喬
一琦督我國之众萬餘兵𡨚都元帥姜弘立副元帥金景瑞從事官李
民寏武將文希聖李一元金應河等攻其東綎從馬家寨口深入三百
餘里尅十餘寨初四日賊詭漢卒裝誘墮重圍众遂潰綎及刘招孫一
琦並死李汝栢率叅將賀世賢李懷忠等從雅鶻関趨清河攻其南如
栢以經畧令箭撤回獲全趙擢熊廷弼代楊鎬遣緹騎　治楊鎬竟死
獄中 丙子錄

戊午天朝遣劉都督綎喬游擊一琦征建奴徵兵于本朝〻〻發二萬
兵以姜弘立爲元帥金景瑞副之刻日夾攻時將軍以宣川郡守領左
營兵隷景瑞軍己未二月入虜地至冨車領諸軍輕進失利將軍以手
下兵三千策馬擺陣〻既成告弘立曰速令右營協力迎戰弘立使右
營將李一元相助將軍謂一元曰我軍若不扼險必敗矣一元不從賊

數千騎橫截兩陣之間一元遁去既而賊六萬對陣一里之外抽發精
銳直犯其前將軍以砲手一時放丸賊兵退却如是者三俄而大風忽
起烟塵四塞砲失不得發賊乃并力衝突我軍立盡將軍手弓腰釼猶
倚柳樹下矢不虛發中必疊及賊屍成堆將軍擐重甲亦矢集如蝟不
能穿矢既盡手釼擊賊大罵弘立曰爾輩愛身負國不以相救也釼亦
絶張空拳猶益自奮有一賊從後投槊遂仆地而絶猶握釼柄不捨怒
氣勃勃賊相顧愕眙不敢遽前喬㳺擊亦自殺弘立景瑞与一元等皆
解甲降虜虜酋使瘞兩陳死屍將軍猶不腐釼柄猶在其握矣朝廷增
領議政建廟於龍灣神宗皇帝下詔封遼東伯賜妻子白金彼二豎者
我
稱有密旨去順效逆使禮義之方淪於禽獸之域倘無將軍之一死則
將何以有辭於天下後世哉　孝廟朝將軍之第應海辭連逆獄　上
曰此應河之第必不負國即拜為北兵使（金將軍廟碑）

姜弘立以下全陣投降奴盡殺我軍只留若干將領厥後金景瑞潛爲日記詳錄彼間事情早脫欲送本朝弘立尒告於奴賊景瑞被害已巳年本道人上疏伸究復其官戢奴賊欲通我國留弘立出送希聖一元民寘後皆收用 丙子錄

龍岡砲手金忠男招內初四日天兵先爲敗沒我國左右營繼敗賊騎圍中營弘立遣通事河世國等請和少頃回來一賊隨至請大將出來金景瑞脫甲改着豹皮衣往賊陣賊饋酒送之又請都元帥弘立穿草綠道袍戴毛冠而去未得還營送旗手使我兵一一解下兵器皆前行鐵騎挾行如驅羊然鄭應井招內被驅之翌日老酋傳言曰聞爾等之來吾親自出迎初六日始到虜穴老酋坐於三間廳上着黃袍錦衣左右姬妻三十餘人環耳羅列者二千餘人盛設宴具先招兩帥立於五層階下使之行礼弘立曰吾等官高之人不可階下行礼往復再三始

許上階行礼弘立等行揖礼酋怒曰爾若以使臣来則可以行揖於庁
中爾是投降之人此不過悔我弘立等遂行再拜礼續雜錄
宣川有舟人自言見金麗奇々々嘗從姜弘立在中營望見左營戦状
其言曰我軍踰牛毛嶺元帥營在嶺上左營在嶺下平地翌日平明見
敗軍帯矢及刀釼傷流血者往々来投知明將喬刘兵先爲達虜所敗
也我軍譁左營戒陣中勿納敗軍俄而虜大至先犯左營應河環設拒馬
木於陣前分隊放炮虜騎阻不能突而頗行挫屡進屡退時姜弘立以
全師在嶺上左營鋒午告急而熟視不爲動虜多敢敗馬連属之鉄騎
随馬後以兵跫驅馬々奔逸决拒馬木左營炮矢虜前者顛後者躁躪
而進左營兵单不能支師遂乱應河失馬步就大柳下倚柳自射殪者
甚多虜兵墻立林列而應河所立百步之内常廓如也穀食頃虜乱進
而應河死矣或曰初應河行未踰嶺有老嫗過而言曰師未可踰嶺盍

姑止斬應河以爲不祥收斬之遂踰嶺師果敗或曰神蓋先告而應河
死志已決豈可止哉或者又曰應河射稜時矢且盡方顧左右索馬將
走左營軍校池得男先已竊騎應河善馬逃還應河遂沒應河子孫訴
繫得男獄將殺之邂逅得免或曰寃余論應河持一釼一弓獨當四至
之虜其必死無生不待矢盡而後知之特奮其憤虜決鬬於未殲之
前耳若必走者當於師潰之初而及已至此又非走之所能脫也得男
之寃不寃余不暇辨其子孫之誣其親則多矣金鉄兵以軍保通引隨
應河瘦遼方應河倚柳射一軍皆散獨鉄兵守不去伏應河甲裡給矢
矢盡鉄兵呼曰矢房空矣應河顧歎曰汝欲走乎鉄兵曰小人義与將
軍同死請与將軍俱伏一釼以明小人之不去遂与應河伏釼而死朝
廷復鉄兵子孫十世又於龍灣立祠画應河像亦画鉄兵於其側丙子
之乱敵人焚其祠宣民皆願爲應河俎豆於宣莅府者畏忌竟不行忠

烈録及宣人之傳者皆稱虜以槊刺應河仆地今云應河与鉄兵伏釼
而死是不可質矣然當是時我軍既皆逊生而圍任應河者盡達奴也
其問答之言果孰聞而孰傳之也定齋集
宣之老人有及見應河者言應河体狀魁偉能一食大牛脚左善射未
嘗虛斥宣人有戍北道得胡馬絶驟者應河騎而馳之自於馬上盡脱
塊鞶橐鞬而投之地踴下馬一一取之復踴上馬其勇捷如此宣之軍
民既服應河之能國俗素輕達虜皆斥曰墨縛俗号達虜為墨縛可笑夷之怫
策切耳故非老弱悉從應河行以此宣民之死為多上同
金應河字景羲鉄原人乙巳武科丁未兵判朴承景除宣傳官明年有
不喜者汰去己酉朴出按湖南遂以軍官從焉時丁國恤朴申餙所管
勿近酒色帳下諸人鮮能体行而獨将軍律己謹嚴晝習騎射夜讀兵
書朴益愛重之深河之役与其家人永訣処置後事封識以信授郡吏

曰遇賊我必戰死不可佩往云胡人相言柳下一將最雄勇善射朝鮮若更有此輩數人不可敵也 名臣録

將軍身長八尺餘膂力過人射藝絶倫氣岸軒然動止安閑絶無武夫麁悍氣飲酒數斗亦不及亂 上同

朝廷記金將軍行蹟及挽詞謂之忠烈録行于世朴昇吉詩曰百丈深河萬仞山至今沙磧血痕斑英魂且莫招江上不滅凶奴定不還 續雜録

天朝屢遣差官祭于龍灣舘皇帝若曰邦君御史越爾扁責百尹惟東藩許國臣金將軍應河舍生取義朕心所嘉比厥死者贈以上爵嗚呼組茲北酋越蠢南牧率爾寧人有指疆土矧朕卜吉敢不于征督朕元戎越爾友邦爰整大衆奉將天討將軍有死之心士卒無生之意全師大北狡虜乘便諸將偷生將軍效死將軍之義寡人嘉之將軍之死寡人恥之嗚呼內則中國外則夷狄脩攘得道夷狄率服脩攘失宜夷狄

猾夏寡人罔念昧耀一德覌兵萬里驅朕將士血肉疆境寡人恥之民
心罔常惟惠是懷撫之后我虐之讐我寡人不辟上拂天心下乖人意
輕汛大事怨起轉輸遂致將軍孤戰無救寡人恥之丹青雖效白骨誰
収堂上鶴髮望斷倚閭閨中寡妻石化山頭朕甚痛之雖然寡人恥而
無補將軍之死々而有光秋霜大節白日精忠足以扶萬古之綱常標
萬古之人臣明萬古之大義愧萬古之奸諛將軍雖死於一敗不死於
萬古嗚呼巡遠不死仙李無臣天祥不死屬猪無臣將軍不死寡國無
臣忠臣烈士何代不有忘身殉國如子者誰純剛一氣磅礴萬古將軍
是受以爲將軍是知三軍可奪匹夫難奪五岳可動一節難動向使黄
鉞丹誠皆是將軍何死於敗刎寡人何辱於虜酋嗚呼忠如將軍勇如
將軍智如將軍孤立無救寡人之罪也崇德報功古有其典褒忠旌節
令孤不然肆朕統承先王修其礼物全以妻子贈以東佁表一寸之朕

誠慰九原之忠魂 同上

世謂金應河死事明追封遼東伯妄也忠烈錄所載諸人誄傳皆先是語明人作忠義錄曰朝鮮將官金應河等与恤典可見也有村佼擬作追封詔文甚俚劣趙慶男記之遂以傳訛宋時烈作應河神道碑遂儼然稱遼東伯可惜此老許大精神用盡於外名内利之季年之兩無得焉何不少移之於古也 夢囈集

謹按金將軍是朴承宗薦拔而用之者雖以韓西平猶不能知當注下考則方其節死之後朴豈不誇其知人之明也又方當國用事故極力揄揚猶恐不顯即記其事蹟爲之忠烈錄而行乎世皇朝封典之降似必後於此忠烈錄之未及載推以事勢固無足怪且趙慶男与悵川俱是并世而耳目之者悵川又甚聰明該傳豈全無所聞而只憑斉野之言爲此畫後之文也南夢囈之論未免索瘢之太苛也

但其詔文果甚俚劣似非中華手段此則具眼者當有以知之

○光海命爾瞻製荅胡書爾瞻疏辭畧曰降虜賊應井持胡書入來人皆謂殿下震雷霆之威奮正大之義斬使焚書奏告天朝而反以羈縻之策下詢于備局夫和者兩國相好之謂也或稱以婚媾齊之於呉漢之於凶奴是也或托以兄弟宋之於金是也今者達虜逆天犯順建号稱朕僣元無忌我國既不可以婚媾兄弟爲名則渠將以北朝自処責我以如事上國甚果謂交隣之比乎爲和之説者以爲兩師敗衂虜勢益驕若不講和則鉄騎長驅是大不然天朝之覆育我國無所不至宣諭建酋勿使侵犯非至一再則我國之有所恃渠所慣知今此求和必欲使我獲罪於天見絶於父母之邦然後操縱捭闔當在渠手不幾於楚之君臣見賣於張仪而齊交北絶搴患西起者乎無状小臣一臣殉國所許者忠貞所期者名節忝文衡之任殫翰墨之技其於事大之文交

隣之書綵綸之命讚頌之作莫不焦思悴神六年于茲若文趾之草檄頡利之露布臣固窃比於古人蹈襲於前軌至於奪其本性拂其素心負天朝忘宗社陷我君上辱我臣民假數行之文字致一言之喪邦則臣寧割指斷腕毀硯焚筆而不敢從命也此書所関非但臣之身名汚蔑我國二百年事大之誠至此掃地三朝文物至此左袵列聖基業至此將絶生民綸紀至此將滅天地之間山河之羞尚可忍言云云批曰卿以一張劄子能禦長驅之賊乎 續雜錄

己未之役光海与爾瞻密教師臣弘立觀勢向背使虜勿有移兵先擊之患弘立等以其有所受之教故遇賊初不力戰全師降虜而金應河獨奮然不從別出其所部兵力戰而死其義烈誠無愧於古人且非中朝諸將之所敢及者則褒其節義以詔來世固無不可而然自朝家廣求詩篇勒成一冊至令訓局刊布中外仍以流入中國者其意不專在

於褒其人之節義而宗欲掩其密教之跡故爾瞎之哉上劉亦原於此可

勝痛哉 東里小說

己未朝京使臣報翰林檢討徐光啟搆本國將以監護朝鮮來光海大

憂之促備局議卞誣事教曰此時何拘常規庭請不忝雖曰有罪令下

誣必須擇華國手李某可差陳奏使庚申至京師卞白群疑洞釋 月沙行狀

庚申六月二十五日葉序班世吳來言辨誣勅書分定於翰林錢象坤

而方閣老曰朝鮮文獻之邦觀陪臣呈文亦皆詞翰之人此勅書不可

尋常撰述乃於內閣招兵部尚書黃嘉善禮部侍郎孫如游侍讀李士

韓爌及錢象坤再三潤色始為撰完云 月沙集

十七日曉赴闕自午門左掖入會極門坐於內官房序班引余至文華

殿庭西向序立一官擎勅書自內而出先上殿門階上錢翰林隨至太

監次之翰林立於西太監立於東相對一揖捧勅官以勅授太監々々

受而授翰林〻〻受勅下階余進階前北向跪三叩頭訖翰林北向立作揖回身向西以勅授余〻乃跪而受之又三叩頭而起作揖打恭奉勅而出同上

二十日皇上大漸惟幾閣老入宿内閣二十一日放御醫皇上御弘德殿引接閣老方從哲英國公張惟兵兵部尚書黃嘉善吏部尚書周嘉謨等八人將手指面教各臣看一看病至如此又慮夏東事方從哲等叅用人介帑等事皇上將手連握數次不久斷氣是日酉時崩逝同上

二十三日大斂奉安梓宮立銘旌云而余等鎖在館中百官及館夫等皆在闕裡門禁益嚴無由出入適又提督叅士文陞補外聀新提督楊若梓時未上任不得已搆呈文送呈於礼部曰大行皇帝賓天千官自昨日哭臨而聀等出入不得自由不勝悶盡竊念皇上訃至本國則國王有宰百官亂哀介喪之礼况聀等来在輦下豈可退在館中乞隨叅

於千官哭臨之列凡干應行礼節一々指教云々則閣老謂礼部曰朝鮮同内服不可以外國區別此言有理可謂礼義之邦乃許随班行礼仍入仪註中即行文工部造給孝服分票許出是夕工部先送余等三人衰服制頒有違家礼呈文於礼部而改之二十四日曉余等白帽白衣往闕门外着斬衰腰首絰帯麻鞋從午门西掖踰會極門思善门外即武英殿之左而大内之差備門也見萬歳山松栢蒼々其下即宸居乾清坤寧宮在其左右随千官行成服礼前後凡哀四拜而罷二十五日曉如前進叅是日随千官先詣文華殿上箋於皇太子勸即帝位仍詣思善門外行朝哭礼同上

皇太子諭礼部曰皇考大行皇帝上賓予哀痛悲号五内摧裂而文武郡臣軍民耆老人等以祖宗基業之重皇考遺命之嚴上箋勸進至再至三義正詞懇不得已勉從所請茲當祗告天地宗庙社稷即皇帝位

禽礼部其擇日具仪来聞同上
欽天監奏新皇帝登極八月初一日午時吉八月初一日晴五更頭余
等服紋紗黑團領品帯往闕下是日皇城東長安门西長安門東安門
北安門大明門各二象分立侍衛勇士六千九百名列立拒守内城承
天門端門午門東華門西華門玄武門亦各以二象分立勇士二千八
百名列立拒守皆以京營大將領之千官候於午門外平明先開東掖
門次開西掖門龍輿駕四象立於五鳳樓前輿上設御座環四面雕攔
可容數十人千官從東掖門入會極門過内赤墀會於文華殿前庭公
侯伯着冕旒執珪閣老以下着梁冠朝服州郡陪表差員着黑團領品
帯侯伯以下跟随一人只閣老令着紗帽者四人分行前導仪仗及鹵
簿大駕其數畧如我國而制式稍異或多或少皆錦衣衛官執持而旗
麾陳久破汚見之埋没先皇帝初所備而久不行幸不爲改備故如此

云司設監設御座於文華後殿又設宝座於文華殿欽天監設定時鼓
尚宝寺設宝案鴻臚寺設詔案於東設表案於陛上教坊司設中和韶
樂設而不作錦衣衛設雲蓋雲盘於殿内東别設雲盤於承天門上設
雲輿於午門外鴻臚寺設宣讀案於承天門上西南向設二品以上位
於文華前庭三品以下位於外庭開華文三門又設虛御座於文華門
東是日曉遣官祭天地宗廟社稷日初出皇上以孝服詣大行皇帝几
筵前祇告受命畢即於文華殿前具衮冕行告天地礼隨赴奉先殿謁
告祖宗曰詣大行几筵前行五拜三叩頭次詣孝端皇后几筵行礼如
前次詣溫淑端靜純懿皇貴妃神主前即帝生母也行四拜礼畢午時
詣文華殿即位傳旨千官免宣表免駕錦衣衛鳴鞭三觧班行肅然帝
昇宝座千官五拜三叩頭訖千官先生至承天門外翰林俞詔用宝訖
序班隨孔詔案殿中請頒詔礼部官受詔置於雲盘出至午門外置

於雲輿延至承天門城樓上開讀于官於玉河橋外環聽讀畢五拜三叩頭山呼舞蹈而罷礼畢皇上還内詔書至礼部須行天下是日皇上未出殿行礼前天忽陰洒雨千官避雨分入於殿廊門麓余等与諸官雜立文華門上有御座處位余進而賞玩則守者欲止之傍有大官謂守者曰此乃朝鮮使臣許觀何妨手開黃袱而指云問其官則乃尚宝寺少卿云同上

礼部接出聖諭朕生母承天年久當追尊為皇帝祔葬皇考新陵合行事宜查例具奏又諭内閣曰父皇遺教曰俞母皇貴妃鄭氏侍朕多年勤勞茂著可進封為皇后應行礼節礼部具仪来着礼部上本峻辭請寢云同上

公在北京文人學士多求見私藁春防左諭德柾河汪煇令葉署丞世矣請甚堅公以原集不以自隨遂錄道路紀行詩百餘首名之曰朝天

紀行録以与之汪大喜自製序文与葉丞謀刊之葉以須良詔使々雲

南載其板以去 月沙行狀

府啟李廷龜等令此赴京將其私製求學士汪煇序柳汝恪敘廷龜之

所為而亦以渠科塲之作又求序汪煇俱開刊於館中廣布于中原廷龜

不以拙詩之見褒為恥反自錄梓而衒醜又序汝恪之文有弁驅中原

在於此等語此則愚劣妄夸之甚者也當此毀詆之日中原之人必有

大駭執言者矣他日奸人托辭印布私製有所媒禍之患未必不由於

此也豈不大可懼哉廷龜以儐男親切之人不叅庭請顯有煮惡之罪

而罔念聖上生全之盛恩反欲誇張己作身為將来啓亂之首請拿鞫

定罪汝恪以無風憲不能糾察一行反自敘尤而為之其無知妄作極

矣請罷職不叙 同上

備忘記令此下諲之事百僚咸造稱慶而兩司以不急之論狙擊責勑

有巧使臣於未迎勅之前使莫重大論歸於狼狽予竊惟焉設有可論之事何不於迎勅之後為之乎哉我國人心素不識輕重先後誠可痛心李廷龜與惕男雖或知之豈有急遽之理乎兩論過矣李廷龜柳汝恪並推考事言于兩司 同上

公止追曙不得入光海屢促之金啓遂姑停光海郊迎詔勅教之曰竭誠敷奏快下積誣卿可謂使乎〻〻 月沙行狀

是時承宗爾瞻角立相軋承宗欲籍公重名每請以用爾瞻嗾兩司合啓請圍乱絕島壬戌二月接詧使梁之恒以監軍御史来臨局啓言此時儐臣無過李某以方在待命中不敢啓請光海荅以接伴之任非此人不可速啓下分送仍教曰惕男之為若德久矣凡有陷人之計必以惕男為機穽語不新奇聽亦疲勞此言說可休矣李某重臣也 先王嘉其有華國之才擢授文衡之任快下應奏之誣逮予嗣服朝天敷奏

動被皇恩有事則起用事完則踐蹈同朝之義是可忍乎後必有悔兩
司即停啓 上同

郭瓔疏曰臣聞奸賊臣爾瞻締結景禧有同骨肉金吾將命得之其
門再三密語不至何謀而況吾死汝死々々吾死等語寔出於景禧之
口而終始曲護府屈王章生而使不得正刑死而使不得追罪爾瞻之
於景禧有何所眷而若是其曲庇也自光陵來者皆曰益烽之搆室也
勒令斧卽尒陵軍及陵底居民斫取陵木累百株諸陵推此可知方今
經始兩宮一木直金湖閔役夫死傷相踵而咫尺山陵斧斤不入今爲
奸竪之所窃搆成養禍之窟穴樹木帶憤山陵含悽過者隕淚聞者嗚咽
設使移長陵一抔土誰得以禁之哉鴨島一境載內名區祖宗之朝屬
之繕工而爾瞻乃敢以所窃逆人之物陰援入家之地飛閣連雲坐占
形勝島傍庸賤結以爲官爵所謂先陵參奉亦其一也臣父頃在乙巳

年中蒙恩爲兪郎憤永慶當國遂乃長往不反入山杜門于今十四年矣旣老且病氣息僅存雖正臣罪勿令老父坐之云云瓔豈基人翁奉瑨之子也初嘗出入賊筍之門累叅廢大妃之疏其父大怒逐出之乃不得而遂上此疏爾瞻因之禁府受刑一次仍於痘瘡死於獄中明倫錄

申之益疏曰禁府王獄也非有關係宗社國家則不得囚於王獄臣不敢知言爾瞻之罪者有何關係於宗社國家之罪而乃敢治之於王獄乎爾瞻於頃歲敢爲詐劄請殿下勿與奴酋講和之論殿下何嘗有一毫請和之意哉渠敢倡爲此說彰殿下惡名而傳播於中國也黃廷彧之奴事爾瞻國人所知嚴鞫廷彧則直招必矣爾瞻慮有此患夜使人潛殺之結案捧招之時死已久矣不得使之着名仍摸手寸有若不識一字者之所爲吁廷彧累度上章者也一息尙存則其不能着名乎觀於柳希奮啓辭可知矣爾瞻乃敢上劄欺罔聖明曰廷彧臨刑時大

呼其妻欲掩其徑斃之疏至於李偉卿之奴捽出士大夫之妻亦脫其裙襪古今所未有之變也我國之所以維持者以其貴賤名分截然不相犯也微末佼生之妻有罪當執者亦使巫女探其家內不許雜人闌入所以重士族之規也云云 同上

合啟伏見申之益疏槩以凶狡二字誣陷遠接使李爾瞻云云若見此疏大槩必待罪中路狼狽僨事之患爲如何哉請治申之益以爲妖賊逞凶之戒答曰徐當發落 同上

姜恬疏曰之益全有亨之婿也有亨不服親喪私自起復得罪天倫見棄人類及其登科之日已被削榜之論永慶謀危之時有人過有亨於陰城地携手涕泣曰元凶搆逆嗣君將危君於此時可無一言乎有亨閉目搖手曰隱伏土室中云而此觀之有亨不孝於親不忠於君其罪有甚於永慶也年前李時發力薦有亨於榻前爾瞻於備局諸會中沓

言曰以不服親喪私自起復之有亨為伏節死義云求忠孝門為虛語
耳有亨自聞此言常懷切齒之怨令反陰嗾渠壻上此凶疏將欲生事
於天朝貽禍於我國此豈但攻擊爾瞻一身而止耶 上同
金瓆疏曰爾瞻之項歲凶劄流入中國之說不但國人籍籍言之聖明
亦必得聞其十一也夫以播凶劄於天下而賣聖上沽直名之心与華
使接席酬應將何所不至況彼勢在窮寇謀無不為隨行命客又多心
腹而李丹榮持其尤也凶謀祕計皆出於此人之手而文翰又其所長
則臣恐國家叵測之患必自詔使過江而始也臣又聞爾瞻辞朝之翌
日尊崇堂上朴昇吉開坐於都監招其郎廳李重吉言曰設号单子在
何處重吉曰在樻中昇吉曰廣昌去時謂我曰設号单子謄書留置然
後其正本則必須專人急送云未可開樻謄書耶重吉曰三公合坐書
封鎖之令不可任意開閉矣昇吉以不可不送之意反復言說而重吉

終始牢拒云尊崇諡号之事大不干涉於儐接之際而要送其正本乃如是急〻何也臣未知諡号之亦有可用於其間者歟 同上

合啟李偉卿爲人凶險特一戾氣所鍾也居家悖惡之行平生貪鄙之事言之汚口而頃年賊筍謀逆之日爲其腹心至於事發之後密通其家文書雜物預先藏置及其中使搜探之際一無所得寔由於此人先洩也首尾作孽與筍無異而幸而網漏尚存首領反辞凶少無忌憚士夫之家縱奴作亂攘奪其牛毆打其妻誣飾陳疏謂天可欺禁苑村木自取爲薪守直軍士至被侵虐醮子之時凡百婚需一皆勒定市民責辦徵歛罔有紀極其縱恣流毒無君不道之心日以益甚一自失志之後怏〻之怨上無所不至捐金散財陰結不逞之徒昏夜聚會情跡綢繆凶計百出禍將不測國言籍〻莫不危懼請絕島圍籬安置以快神人之憤答曰徐當發落 同上

三司命啟甬瞎巨奸大慝也巧開科亂之邪逕預出書題諸人製述行私講經字標相應璽鴨島之郊剗搬膏腴豬陵寢之木傑搆第宅云云請絕島圍置李偉卿為人凶險百惡俱備特一天地間乖氣所鍾也悖倫之行貪暴之狀言之汚口禁苑松木日取為薪醮子婚需徵办市民湖堂供億輸入其家諂媚權奸謂他人父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云云請絕島圍置朴昌吉惟以欺君罔上反覆陷人為能事曾為奸男家婢夫欲畜史局忝宴南園人莫不嗤鄙至如家行之穢言桒嬙之悖說特其餘事耳其所着烏犀金帶即賊筠之傳衣鉢也至今在腰撫物思人云云請遠竄韓纘男即猜險凶暴之人也逆賊李弘老為公洪方伯時纘男以布衣苟且求見抱琴隨行云云到列邑作弊多端家近怡男出入無時有同子弟甘作金珪之爭長怡男逆獄之起也逐日潛通為其密客其他貪饕掠奪之事難以枚亂中外之人不曰纘男而曰韓賊云云

請拿鞫答曰爾等非爾瞻之鷹犬乎奴顏婢膝舐痔吮癰亦嘗為之令
日倒戈請罪未知何如時中外人為三司 續雜錄
幼學朴嶙疏曰大司諫柳潚承旨柳潠持平柳活等一家織行兄弟相
干叔侄相訟等事不必掛齒諫院之處置潚活敢以縱酒食肉為盡礼
居憂以瀆亂倫紀為人無間言以目為三蟲過門必唾為一鄉有識羞
惡欺君至此極乎李爾瞻之忠孝清白文章勳業為一世所推重而即殿
下社稷臣也今潚活等受嗾倒戈必殺乃已一介忠直為國任怨幸免
於汝淳，幸免於永慶幸免於惟男幸免於逆筠而今將不免於潚活之
凶謀豈不痛哉云云 同上
鄭逑字道可号寒岡清州人寒暄先生之外曾孫也生于嘉靖癸卯
生有異質見者稱以神童當其盛年抱負甚大宇宙間事無不以為己
責著數兵陣醫藥風水俱曉源委初學於吳德溪健又往從退溪南冥

大谷三先生同業俱心許之癸酉薦拜參奉戊寅直叙六品官至大憲
臨海之獄連章救之戊午府母之訟復草疏會聞先海有鄭某首倡全
恩掠取矣名之言不果進庚申辛其前歲伽倻山崩辛之朝泗上木稼
人謂之徵從祀川谷書院 名臣錄
寒岡少時天才夐越十三四歲學業已成吳德溪爲星州教授贈詩以
奬之十八歲通讀周易一部能曉大義乃籤付其疑處就質於退溪將
留學焉至其相質凡寒岡所疑退溪往〻亦不能明解寒岡遂欲辭歸
退而見月川〻〻問何以欲遽歸寒岡具告以其志乃責曰易學本自
難曉雖其所疑未得一〻透悟君以年少之人聞先生道德不遠數百
里而來拜其所觀感興起者豈徒在於一二文義耶寒岡遂乃留一月
而歸退溪嘗答人書曰有鄭某者來見亦甚穎敏但恐敏處反爲其病
蓋爲此也 南溪集

癸亥初鄭愚伏来訪象村申公〻時方撰鄭寒岡神道碑遂問寒岡平日学問造詣仍曰與令金沙溪何如鄭公答言雖不能詳折長補短其賢可以相埒矣 同上

近閲鄭寒岡稿所論与張旅軒無異極可駭歎其柰朴惺文惺之十六條疏至稱爲血誠者与旅軒贊惺之狀一意也鄭張諸公猶不自拔於仁弘惺等之科 [illegible] 則如漢陰完平之陷溺於李山海柳成龍之波流無足恠也可勝惜哉且其柰金嵩峯文至曰奉使異國大節彌彰云〻誠一使倭受其悖書 一超大朋之書也 而還奏朝廷則倡言賊無来意蓋承山海旨也辱命誤事之罪有甚於羅德憲董○宣廟之只一拿問点未臧之科也懲毖録中曲爲掩覆已極謬矣而反稱美之如此拠此一論可斷其見之訛矣嶺南中巨擘如鄭張輩而偏後若是顛然後生之詿誤頗僻烏能免乎 曽西集

內主咀呪外應逆謀母子之恩蓋已絶矣其爲宗社之憤孰有甚焉所
以今日之亂措萬不他顧而爭倡不已也然而與天無極之倫橫截萬
古而爲經爲緯厤之一字不合一毫有崩於心况此事不得不經稟天
朝不稟則前後誥命章服之錫將何以處焉欲稟則殿下既難親自奏
聞臣僚亦不得越分徑訴則孰爲之主張控辭乎 寒岡集丁巳擬疏
寒岡言論不中如丁巳擬疏至取仁弘之論以自用焉 曾西日紀
謹按光海已取服於應犀及宮人輩而以內主咀呪外應逆謀須教
於內外則爲當日臣子者雖或心知其誣而何敢外之口乎以此完
平之剳鰲相之議皆不提其誣而只以母雖不慈子不可不孝之意
反復言之寒岡之疏則有若眞其其事而直爲母子之恩絶矣宗社
之憤甚焉宜其取譏於後之持淸議者而然於其下極斥厤論之非
曰與天無極之倫橫截萬古厤之一字不可崩於心若以絶憤二字

謂之妥夲則可矣而責其用仁弘之論則豈不宂乎

○李恒福字子常號白沙生而不乳者二日不啼者三日使瞽筮之賀曰無憂是當極貴与李德馨李廷立并登庚辰別科明人謂之庚辰三李宣庙嘗呼曰頃於鞫庭一面鞫囚一面劄録一面来啓捷如影響而無纖毫遺失非人可及非高才而何戊午卒於北青謫所北青抱川皆建祠 白沙行狀

公到北青有詩曰古堠松脾記北青板橋西畔少人迎群山定欲因豪傑四望千峯鎖去程 北還録

公在北青寓姜胤朴之家胤朴善治産家甚足酔飽遣日不知人間有憂畏事公戯題其板扉曰人生不必辛勤作宰相但得如姜胤朴足矣 上同

公之沒也有一士吟詩悼之曰鰲柱擎天々妥帖鰲已柱折奈天何北風吹送因山雨我淚多於此雨多 續雜録

公始釋褐嘗謁栗谷〻〻知其國器謂曰我有歸志子其訪我於石潭時栗谷方秉銓嚮用公嫌於形跡不能數叩函丈未久栗谷下世公終身以爲恨 上同

庚子公体察于湖南上使識察逆節公馳啓曰逆賊非鳥獸魚鼈處之生産之物難以識察人皆誦之以爲奇談今日 光海時 告變者相継首尾五六年尚未斷獄比鳥獸魚鼈而尤多焉可以觀世變矣 語溪記聞

辛丑夜与妾閑話妾言大人心腸過剛難以爲恃仍曰壬辰變初过報日急賓客滿堂夜深客散使人瞯之則蒙被而卧由中门而入大人望見妾来即閉户不應妾立在户外請暫許入室面決而死則大人乃應曰吾非無情者但國事至此不可顧私令若涕泣圑欒無益於事徒亂人意汝好〻随兄而去兄自指云生道終不應及曉趁朝妾決死突前執帶頋少留有所指教大人拂衣再三至拔佩刀將斷其帶妾不得已

少却大人仍遂不顧而去此其所以難恃也余因此追思當時若与眷屬戀戀以亂心慮則觸事内顧必不能終遂初心遂不与家人相見小兒或時来戲眼前因閉中門以斷来路老妹到家不許面別使處外舍因遂扈從到今思之其所處置涉於非情然自料力量不能堅確不如是必將顛倒失其素履者多矣 白沙集

李鰲城退居鄉墅嘗微服遊清平山至昭陽江同舟少年輩不知爲相公也多所侵侮且詰其来由公曰聞此地名山水欲棲托而来少年益驕傲背指一山曰世傳此山浮来故移来者多致富爾能来住則幸甚仍附耳相語曰此人鬢着玉圈子必是納粟堂上也言訖揖而去公戲作詩曰脱計昭陽下同君老一竿莫憂生事薄自有浮来山聞之者捧腹 芝峯類記

白沙典選一循公論最避嫌疑其一家人南遊到一處則其村人喧傳

以爲此村某人令大政當爲某官某人心笑之及故見政目則果然矣其人大愕直到白沙前詰問其由則其得官者乃漢陰所囑也蓋其村人結契聚財當大政則載而上京行賂求之無有不得當日之事乃行賂於漢陰寡妹家也漢陰爲其妹所欺而白沙信漢陰而致然云七菴集

亂平後公入相數歲而罷既而　宣廟專任小北一隊光海初再入相然時勢已無可爲者公不能匡正間雜訴諧有安石坐鎮之意物議甚不快宋公英耇下鄉時注訪值駕乃以一大西瓜遺侍者進之公還見曰此人殆病我以與世推移也光海嘗削任叔英科公不力爭沈一松喜壽反爭之石洲語人曰豈知今日鰲城乃不及於沈某乎石　洲之獄亦然物情益駭及永昌之議漢陰欲守正公謂爲永昌死則傷勇漢陰先敗後五年而始因廢大妃收議辞義凜然竄沒北塞譸公者大服所謂恐負遼東翟黑子也蓋公壬寅罷相以來好讀左氏春秋礼記

等書見識文章益大進 南溪集

鰲城晩歲嘗遺崔完城鳴吉書以爲程門如尹和靖諸人若得志當世則其設爲韓富所業乎蓋其意欲以韓富自况亦知崔公可與商量此事也崔公常自言象村難拜座上必同近見張維乎未知有何述作云耶數語外未嘗及他此所以難拜也然則鰲城主事業象村主文章兩公所存槩可知矣 同上

近世交道之始終不變者絕無惟栗谷牛溪二先生及漢陰白沙兩相而已栗谷以幼時神童長而斈問文章大鳴一時世無當其意者惟見牛溪德行出処可以適己遂力薦于朝終身無所貳漢陰德器早成人仰之如鳳獜瑞世至於中朝詔使及日本人願得一見真異事也然知白沙才氣英傑非己之所及者每當國論事必曲從沙相之言往往不謀而合君子曰牛溪鰲城固長矣然未若栗谷漢陰所就之難也 同上

○李德馨字明甫号漢陰遁村之後克堪之五世孫也生有異質十四時楊蓬萊士彦与之酬唱曰君我師也二十登第　宣廟将講綱目栗谷薦進五人余与明甫同登一時榮之壬午黄王詔使遊漢江曰聞朝鮮有李某者願一見之明甫辭以礼無私覿王公書贈一絶有小序畧云聞君風度氣像遠超凡類余未獲相接書此以贈爲神交焉時有玉堂書堂之選余与明甫俱有膺選之望栗谷方典文衡宗主是事有一宰相夜訪栗谷屏人語曰兩李果有人望未知意向不可輕薦致壞時事栗谷曰二人群乱方盛何可敵矣且薦人貴得才何論意向其人至夜分爭之不能得明年上幸瑞葱臺明甫應製居首自是戰輒冠軍嘗命庭試同選爭道者問於政院曰明日李某又占高第耶明甫聞之稱疾不試辛卯超拜大提學時年三十一壬辰日本入冠請見李某講和明甫請往以單舸會于浿江中是日見其會者無不悚然變色明甫見

賊責以大義辭氣猶烈後玄蘋亟稱於人曰倉卒辭語無異平日信不可及也楊御史鎬年少氣銳輕視天下士動以氣勢壓倒人皆滔駭

上命明甫往償之楊公深加罕異曰李某雖在中朝當端委廟堂尚屈百僚不忝異哉 宣廟聞即登庸時年三十八到提督摠之南也 宣廟祖送到樓之言須得才能臣文武備具為本國第一人事乃可成

宣廟顧余曰意有在耶余對曰必李某也乃命從征到喜曰得李公吾事濟矣兵至順天賊酋行長勢益窘蹙堅壁不出綎性狡悍戰而貪功令間密諭行長使遁去欲因為己功公揣夠得其狀即夜急通於李舜臣令與舟師提督陳璘邀擊于洋中大破之公惡綎所為密啟于朝有甚公者償之故令綎聞之綎大怒曰俺三十年功名因李某墜落盡耶

己亥洪汝淳以此事密劾公之上疏乞解耶 上荅曰卿之心事如青天白日狂風怪雨雖欲介住其体固自若也卿既內不愧心外不愧人

刘氏之子馬賊害于國亦于人哉(漢陰行状)
玉堂倡為按律之議漢陰即日出城馳往楊根庄舍未旬日亦病卒先
海聞而悼之令復官爵方公之往楊根也到江頭有大虎俯伏馬前先
導而行至家而去白沙挽詩曰淪落村閭古欲們自居長逝暗消魂題
詩不敢分明語薄俗窺人喜造言盖訒字过有言造言二字似指鄭造
尹訒也一時密相傳誦而悲之(續雜錄)
明甫卒予龍津江上大夫士之兵者皆曰國其如何甚至於吏胥軍民
各出貨財奉祝於門者踵相接客有言曰栗谷之卒三參生徒禁旅會
哭于第西崖之卒市人亦哭于第令公名在司敗而死之日又如是焉
何施而得斯也余曰聖人云生則不可奪志死則不可奪名其是之謂
矣(漢陰全誌)
癸丑漢陰欲極論時事恐禍延老父洛且不敢決父知之而言曰汝早

年立朝位極人臣死生休戚當與國共之何忍孤負國家於是漢陰拜
笑永訣續雜錄

命策扈聖宣武等勳余陳明甫亂初請兵事上曰李某當倭奴充斥之日以扁舟往見賊酋非忘身殉國者不能也令使並錄明甫辭甚力勘定之日大臣柳永慶有忌之者指其辭劄曰此皆宗錄漢老辭勳宜矣持之甚力左右爭之不能得白沙集

壬辰經亂國家多事大臣數遞原任至十餘人甲辰錄勳扈從朝著賜券者殆半李延陵好閔嘗詣李漢陰ゝゝ戲曰公何往而仕不至政丞延陵曰公何往而不得爲功臣蓋漢陰非功臣也一時傳笑之涪溪記聞

李延陵嘗鎭白漢陰謂曰公位崇品淺何所望而去白耶延陵曰非有他意也漢法至寬殺人者死白髮好殺人故不得不除漢陰大笑上同

李好閔字孝彥號五峯生於癸丑穎悟絶倫七歲通經史嘗一覽二百

人榜記其名不錯己卯魁進士栗谷儐華使辟公爲白衣從事辭不赴
癸未魁庭試授内翰賜暇書堂　上教曰此人奇才也培養不可拘
常規命胱禁直專意舉業丙申魁文臣庭試凡有應製輒居冠扈駕西幸
時上奏下諭文書旁午大小結撰皆委公手及遭大夫人喪辭命無主
者　上命奪情公十數哀籲終不許聖批有曰辭命得失係國存亡非
爾文辭不能條達事情詞鋒豈下於戰鋒也官至貳成策封延陵府院
君壬子獄被逮即釋乙卯仁弘復請遠竄公待命七年癸亥以　先朝
耆舊特見優礼卒年八十二 名臣録
公平生不喜服美　宣廟嘗謂公曰近臣皆衣文綺卿獨不然予甚嘉
之仍脱御衣示之乃綿布衣也左右皆慚謝 上同
○黄慎字思叔号秋浦與吳楸灘大爲牛溪所器重稱爲成門両生嘗
爲黄芝川廷彧草起兵檄有廟堂主和秦檜之肉足食之句指柳相成

龍爲其所中差隨沈惟敬往倭營留二年歸即又差日本使水路險悪
風濤不測作文以誓海神曰尉甬義中即持二年之節蛟龍窟上更乘
八月之槎損軀是甘稽首自誓伏念某遭時板蕩許國驅馳雖險阻艱
難備嘗之矣然州里蠻貊可行乎哉賴有衷赤之不渝可質上蒼而無
愧四千里行役何敢一毫憚勞三十年工夫正宜今日得力固王事之
靡盬抑臣職之當然直掛風帆遥指日域苟可安社利國死且不避如
使辱命失身生亦何補伏願昊聖鑑此忱誠幸斯言之不誣天有知也
倘一念之或怠神其殛之人皆傳誦又有詩曰丈夫不怕死死非丈
夫所願全吾節安得全吾軀倭將調信者私使人來言關酋將欲拘留
使之求解於沈副使惟敬盖調信与惟敬以和事自任者也先生答曰
我殖釜山時已定三條計事若順成則跟隨天使往返一計也事若不
成而欲爲拘留則任留一年十年亦所甘心一計也若大加暴怒雖殺

戮点所不辭一計也久知會有此等事令不足愧只可任他而已及還
倭中盛言閔酋欲待使舡至其地盡加殲滅一行之人莫不惶怖失措
先生處之泰然倭竟不敢加害戊申臨海獄起謂李相元翼曰初政如
此國事可知不出十年必有士林之禍吾儕不如早死仍相對慨然而
罷元翼後服其先見癸丑之獄武人鄭浹自北拿來爾瞻使人邀於路
使之廣引名臣網打一邊先生遂与李公廷龜金公尚容等十餘人被
逮三木滿庭都下震駭光海見其辭並即日放送後因合啓配甕津而
卒 秋浦行狀
先是爾瞻受業於原川君原川即先生外舅也先生自在東床与之相
從既而同棲山房覵其心術之慝不復与之還往光海初先生為光海
所倚重爾瞻自義州府尹召還欲結歡於先生亟來候諂笑含色以示
親厚先生益惡之會先生之儕流有為大小宰者爾瞻求擬諫長大小

宰俱来問先生終不荅甬瞻聞之形於言色子茅輩皆危之勸先生一見以解先生曰素知其人之不測欲往見而心難強耳遂与之絕於是甬瞻大怨恨及是醞釀大獄既陰嗾賊豎而誣引又令其鷹犬搆捏罪目必欲甘心焉非先海終始保全則先生幾不免矣甬瞻知先海意厚慮先生或復起且慕其名行必欲自托故一邊論啓而一邊屢遣人緩頰曰君雖負我〻不可以負君自上數問我以黃某實有罪与否君自令与我同事則我當白上解之如此則不但免謫官爵自如也先生謝曰深荷故人拯世之念然身在死罪中豈敢復有意於世事而為希冀之言乎冒利苟全忝故人之所賤也又謂其人曰我置死生於度外久矣豈可棄吾之平生而從之甬瞻又送言若遣子茅則可議紓禍子茅泣請往見先生輒不許曰死生在天吾家子茅豈可厠跡於奸人之門乎甬瞻大怒必欲殺之而先海竟不從申監司翊亮常曰癸丑之獄禍

變猝作死生迫前雖以叔父之雅量不無少變常度而惟秋浦公言笑
自若無異平日真鉄石肝腸云 明齋集
象村每言吾儕明遊間惟白沙秋浦兩公風致人自不可及白沙是人
傑風流太似晋時人忠發政事之才無出秋浦右者秋浦若在作相必
在吾前其施爲必有可觀 同上
○李元翼字公勵号梧里十八中司馬二十三登第杜門獨坐人罕見
其面凝塵滿室若無睹柳西崖来見歎其素性之澹如也甲戌爲黃海都
事栗谷爲監司悉以訴牒之難斷者委之人無有再訴者栗谷還朝推
薦不已癸未爲承旨凡仗疏之左袒於時論者都承旨朴謹元皆斥去
之王子師傅河洛上疏攻政院壅蔽上怒因政院啓辭下教曰此啓辭
何承旨隶筆爲之盖欲拈出一人罪之也公啓啟罪於同僚而獨免臣
等之所不忍爲也上並黜之丁亥起廢爲安州牧使民不植桑謂非土

宜公遍令各坊播桑椹此後始業蚕績名曰李公桑乙卯以平安監司
拜右議政光海初立嚴萬兩差出来將与光海臨海内兩對辨詰仁弘
上劄請以臨海頭示差官公与鰲城萬端争詰僅佇其説廷議又請誅
永昌公稱疾不叅光海曰李某病甚不叅勢也蓋悪其立異也造訒等
之矜府論也公慨然曰當以死爭屏子弟自書短疏言甚切至是議或
欲拷問或論遠竄光海曰陷君之罪何止於竄一日忽教中道付處即
配洪州後放還昭州癸亥首擢為上公秋乞致仕不許賜几杖設宴于
家命有司起第於梧里又賜素食素褥曰以此賜卿以成卿之美平壤
為立生祠甲戌卒年八十八謚文忠配享 仁祖廟庭 名臣録

○李廷龜字聖徵号月沙生於嘉靖甲子生之朝有虎守户外人皆驚
避及生乃去生八月斈語知文字六歲姆抱坐門外見醉人過前橋時
楊花飛笛群起公語其事言如歌曲公之父曰汝能以此為詩句乎公

應口對曰扶過小橋外楊花爭乱飛何處數聲笛吹來醒醉耳世稱神
童七歲時同洞奇自獻年相近見公衣帶弊鮮錦帶与之不受人问其
故公曰奇帶不可受也蓋見其不正處故也十四魁陞補聲名籍〻乙
酉中進士庚寅登第甲午以弼善在職天將梁按察猝至闕下 宣廟
蒼黃出接不及召譯官政院啓事急令李某入侍 宣廟謂公曰爾能
辨此乎公對以事急不敢辭往復傳語至罷甚贍悉按察喜曰春坊參
士能解華語如是耶 宣廟謂承旨曰予不料李某多才至於此也癸
丑鄭浹告公与黃慎申欽金尚容等會於延興家遂親鞫公供与悌男
平日相親因其邀与宴光海進公等于殿前曰卿等皆予倚毗之臣豈
有叛逆之理既出賊口不得不問云延興既死議大妃服喪与否公曰
悌男雖云逆死父子之倫古今常經 大妃安可不服大臣遂以此獻
議時公為内局提調謂鄭曄曰 大妃殿朝謁雖廢今日豈忍無慰問

之礼遂詣　大妃殿問安爾瞻等以爲此罪論罷丁巳不參廷請今啓削黜沙月行狀

癸丑獄成告　廟命公製其文有自畜富貴稚少何知之句命改之又命添入詛呪事有出於亂招之句又命改亂字上同

天將梁按察猝至闕下　宣廟蒼黃出接不及召譯官政院啓事急令李某入侍　宣廟謂公曰爾能辨此乎公對以事急不敢辭往復傳語

至罷甚驩悉按察喜曰春坊李士能解華語如是耶　宣廟謂承旨曰予不料李某多才至於此也上同

熊化至相見贈以詩卽次之熊使大稱賞以小帖書示譯官曰字字唐人𩲡留館十餘日令便衣入讌詩酒交歡傾倒心肝言必稱先生臨别

戀戀不忍捨至出涕且曰皇華集序願得鸞翔鳳翥之文諸公爲之辭以須有國王命不敢擅爲竟承命以製上同

詔使顧天俊崔廷健以達儲須詔來以公爲遠接使辭不獲以朴東說
李安訥洪瑞鳳爲從事金玄成車天輅爲製述官權韠以白衣行韓濩
適加平行世傳幕府文會之盛古所未有 同上

○吳允謙字汝益号楸灘牛溪門人也生於嘉靖己未壬午中司馬授
叅奉賓官壬辰鄭澈体察湖南署爲從事蔭官佐幕自公始後歷職爲
平康縣監時鄭寒岡爲關東伯巡到江陵謂府使曰吾到平康必杖其
縣監曰何故方伯曰此人自稱仗者簿書不及期會以此欲杖之府使
曰公到縣不問是非捽入杖之則可若与之接話則不能杖也方伯曰
豈有此哉及到縣即招入公擧止端雅言辭詳敏隨其所問剖析如流
方伯不覺心服引入房內促膝而坐達夜談理喜曰真金玉君子也及
還江陵謂府使曰公言果然舡游鏡湖到湖心而歎曰恨不如平康同
舟府使曰此何難哉以公事招之當即到方伯從之留數日待公至吏

設宴湖中盡歡而散丁酉始登科丁巳使日本關白以下皆敬待既還倭使来問貴國如吳公比幾人荅曰未易數倭使笑曰貴國雖盛人才定不過一人丁巳廢論収議時公辭甚嚴正伏閤亦不赴金諫請遠竄壬戌越海朝天到皇城島舟幾覆众無人色公危坐題于粧房曰一死已前定到此更何疑從容歛襟袖坐待命盡時竟無事公於圃隱彌甥也使日本朝金陵適与之同歲月人益奇之癸亥初拜大憲 上臨遣問色鬪得三戒孰難公對色最難 上曰予則以戒得爲難公復對不必盡心妖物夫婦之間或不能相接以礼是亦不善於戒色也 上改容曰卿言然矣追崇之議公以大臣力言其不可 元宗之祔庙也公領都監之事人問其故公以爲當初力爭大臣之責也朝廷定礼則承命供職臣子之義也卒年七十八 名臣錄

任叔英字茂叔号踈菴豊川人生於萬曆丙子辛丑進士辛亥登第

效刘賁策直斥宮圍干政戚里驕横光海大怒命削其科三司爭論大
臣切諫不得已從之曰今後勿取程外之文如叔英者遂入槐苑時誣
獄大起公稱脚病卧家不出京城北有曺溪洞爾瞻以曺是南冥姓字
欲立廟祀南冥公聞而笑曰曺溪洞祀南冥孔德里祀孔子耶爾瞻指
此爲誇訕乙卯㗖金諫論以削出己未大饑或曰今年君必殆矣何以
不憂公笑曰我已知當死々必爲餓鬼若復憂愁當爲愁鬼一鬼不容
(名臣録)
兩役故不憂也癸亥反正薦玉堂由正字陞修撰迁持平是年卒
公志操卓犖去就辞受動以繩墨經史子集雜書小說人名地誌一過
目皆能領畧四傑四六集讀五六過終身不忘口授子弟傳寫一字不
錯國朝典故氏族源委以至山川形勢州縣道里遠近風謡財賦多小
皆訪問諳悉天下輿圖皆如親曆一見生進新榜一々背誦多士環視
驚以爲神公之文長於四六車天輅以爲与王駱相上下嘗作統軍亭

序流入中朝李士語我國使臣曰千年已絶之調出於海外云公無病
而逝隣有老嫗言昨夢吏人持青紙赤管急索任持平正其易簀時也
數歲前頗有異說如伯樂天王安國等事及殁皆驗世或以仙解稱之
上同

○鄭曄字時晦嘗夢朱子摻手書云盈天盈地勿忘勿助八字公寤而
自負書之揭壁因号守夢生於嘉靖癸亥十六爲李鳴谷山甫之婿土
亭大加稱賞曰他日必擅大名出入牛栗之間癸未登科奇自獻陰嗇
權柄公素疾其爲人累過公一不報謝由是大御壬寅爲鍾城府使虜
騎數萬至城下公冠帶登陴收城中老弱男女并着戎衣分守城堞多
張旗幟寂然不動賊圍城七晝夜疑有備引去只一人被擄奇自獻不
利全城却敵以一人被擄文致成案安置東萊光海壬子逮臣有以内
言出外爲戒者公曰臣則以外言入内爲憂也群小側目戊午庭請公

以吏隱獨免因事罷故光海責公偃息郊圻曰鄭某一切不仕未知其意癸亥反正以明教化正士風爲急務欲擇師傚大臣合辭薦公爲大司成官至參贊卒年六十三 名臣錄

公誠至孝前喪三年不脫衰絰背肉皆爛淚目成腫先公夢夫人而言曰吾兒將失明何倘救母夫人始驚視用藥治久乃瘳母夫人毀幾滅性公泣請從權不許公伏哭於庭雪三晝夜不絶聲母夫人感而勉從遂甦 同上